

日知錄卷之七

孝弟爲仁之本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故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之謂孝弟爲仁之本

察其所安

求仁而得仁安之也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安之也使非所安則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矣

子張問十世

記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

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自春秋之并爲七國七國之并爲秦而大變先王之禮然其所以辨上下別親疎決嫌疑定是非則固未嘗有異乎三王也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自古帝王相傳之統至秦而大變然而秦之所以亡漢之所以興則亦不待識緯而識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此百世可知者也得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此百世可知者也

媚奧

奧何神哉如祀竈則迎尸而祭於奧此卽竈之神矣

詩于以奠

之宗室臨下注臨下室西南隅所謂奧也李氏曰戶東而
闕西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奧而
祭祀及尊者常處焉曲禮爲人子者居不上奧仲尼時
燕居以奧辟並言是奧本人之所處祭時乃奉神於此時
人之語謂媚其君者將順於朝廷之上不若逢迎於燕退
之時也注以奧比君以竈比權臣本一神也析而二之未
合語意

武未盡善

觀於季札論文王之樂以爲美哉猶有憾則知夫子謂武
未盡善之旨矣猶未洽於天下孟子此文之猶有憾也天下

未寧而崩

史記封禪書

此武之未盡善也記曰樂者象成者也

又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武王當日誅紂伐奄三年討其
君而寶龜之命曰有大艱于西土殷之頑民迪屢不靜商

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視舜之從欲以治四方風動者何如哉故大武之樂雖作於周公而未至於世變風移之日聖人之時也非人力之所能爲矣劉汝佳曰揖讓征誅自是聖人所遇使舜當武之時亦須征伐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性之反之自其從入之異及其成功一也人而天反而性矣以是而論樂之優劣其與以追蠡者何異哉

朝聞道夕死可矣

有弗學學之帝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
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有一日未死之身則有一日未

聞之道

忠恕

延平先生荅問

門人朱熹
元晦編

曰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

自其盡已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莫非
大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於事爲之末而所以貫之者未
嘗不一也曾子荅門人之問正是發其心爾豈有二邪若
以爲夫子一以貫之之旨甚精微非門人所可告姑以忠
恕荅之恐聖賢之心不若是之支也如孟子言堯舜之道
孝弟而已矣人皆足以知之但合內外之道使之體用一
原顯微無間則非聖人不能爾朱子又嘗作忠恕說其大
指與此略同按此說甚明而集注乃謂借學者盡已推已

之目以著明之是疑忠恕爲下學之事不足以言聖人之道也然則是二之非一之也

慈谿黃氏曰天下之理無所不在而人之未能以貫通者已私間之也盡己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忠恕旣盡己私乃克此理所在斯能貫通故忠恕者所以能一以貫之者也

元戴侗作六書故其訓忠曰盡己致至之謂忠語曰爲人謀而不忠乎又曰言思忠記曰喪禮忠之至也又曰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又曰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傳曰上思利民忠也又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忠之屬也孟子曰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

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觀於此數者可以知忠之義矣反身而誠然後能忠能忠矣然後由己推而達之家國天下其道一也其訓恕曰推己及物之謂恕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之道也充是心以往達乎四海矣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恕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本程子

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

仲弓問仁

夫子告之亦以敬恕夫聖人者何以異於人哉知終身可行則知一以貫之之義矣

中庸記夫子言君子之道四無非忠恕之事而乾九二之龍德亦惟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然則忠恕君子之道也

何以言違道不遠曰此猶之云巧言令色鮮矣仁也

古人語

云爾

違道不遠即道也違禽獸不遠即禽獸也孟子已自申之

豈可以此而疑忠恕之

有二乎或曰孟子言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何也曰此爲未至乎道者言之也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仁義豈有二乎

今人謂有聖人之忠恕有學者之忠恕非也盡得忠恕方是聖人學者所以學爲忠恕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夫子之敎人文行忠信而性與天道在其中矣故曰不可得而聞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疑其有隱者也不知夫子之文章無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子貢之意猶以文章與性與天道爲二故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是故可仕可止可久可速無一而非天也恂恂便便侃侃訥訥無一而非天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孟子以爲堯舜桀之事夫子之文章莫大乎春秋春秋之義尊天三攘戎翟誅亂臣賊子皆性也皆天道也故胡氏以春秋爲聖人性命之文而子如不言則小子其何述乎

今人但以繫辭爲夫子言性與天道之書愚嘗三復其文如鳴鶴在陰七爻自天祐之一爻憧憧往來十一爻履德

之基也。九卦所以教人學易者，無不在於言行之間矣。故曰：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由是而充之，一日克己復禮，有異道乎？今之君子，學未及乎樊遲，司馬牛而欲其說之高於顏曾二子，是以終日言性與天道而不自知其墮於禪學也。朱子曰：聖人教人，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此是下學之本。今之學者，以爲鈍根不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又曰：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惠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讀繫辭。此皆躐等之病。又曰：聖賢

立言本自平易今推之使高鑿之使深

黃氏日鈔曰夫子述六經後來者溺於訓詁未害也濂洛言道學後來者借以談禪則其害深矣

孔門弟子不過四科自宋以下之爲學者則有五科曰語錄科

劉石亂華本於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於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攷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脩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

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貢及爲石勒所殺
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
勦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魏乎其
言

變齊變魯

變魯而至於道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變齊而至於魯者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

博學於文

君子博學於文自身而至於家國天下制之爲度數發之
爲言容莫非文也品節斯斯之謂禮孔子曰伯母叔母疏
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知此者由文矣最

由文矣哉記曰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又曰禮滅而
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傳曰文明以止人文也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而謚
法經緯天地曰文與弟子之學詩書六藝之文有淡淡之
不同矣

三以天下讓

皇矣之詩曰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則泰伯之時周日
以彊大矣乃託之采藥往而不反當其時以國讓也而自
後日言之則以天下讓也

猶南宮适謂櫻
躬稼而有天下

當其時讓王季

也而自後日言之則讓於文王武王也有天下者在三世
之後而讓之者在三世之前宗祧不記其功彝鼎不銘其

迹此所謂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者也路史曰方太

至時以與王季而王季以與文王文王以與武王皆泰伯

啓之也故曰三讓

鄭康成注曰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

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采藥大王歿而不反季歷爲喪上一讓也季歷赴之石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

泰伯去而王季立王季立而文武興雖謂之以天下讓可

矣太史公序吳世家云大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

公王迹甚當

高泰伯之讓國者不妨王季詩之言因心則交是也述文

王之事君者不害武王詩之言上帝臨女是也古人之能

言如此今將稱泰伯之德而先以恭操之志加諸太王豈

夫子立言之意哉朱子作論語或問不取翦商之說而蔡仲默傳書武成曰大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而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仲默朱子之門人可謂善於匡朱子之失者矣

或問曰太王有廢長立少之意非禮也泰伯又撥其邪志而成之至於父死不赴傷毀髮膚皆非賢者之事就使必於讓國而爲之則亦過而不合於中庸之德矣其爲至德何邪曰太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爲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之間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爲狷王季受之而不爲貪父死不赴傷毀髮膚而不爲不孝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爲至德也其與魯隱

公吳季子之事蓋不同矣

此說本之伊川先生

有婦人

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陳師誓衆之言所謂十人皆身在戎行者而太妃邑姜自在宮壺之內必不從軍旅之事亦必不并數之以足十臣之數也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方且以用婦人爲紂罪矣乃周之功業必藉於婦人乎此理之不可通或文字傳寫之誤

漢士孔衍言臣祖安國得壁中古文論語爲改全文

闕疑可也

書大誥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

蔡氏亦以爲亂臣十人

李路問事鬼神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左右就養無方故其祭也洋洋乎如

在其上知在其左右未知生焉知死人之生也直故其死也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天地有止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岳上則爲日星

文信公正

氣歌可以謂之知生矣孔子曰成仁孟曰取義而今而後庶幾

無媿

衣帶贊

可以謂之知死矣

不踐迹

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所謂踐迹也先王之教若說命所謂學于古訓康誥所謂紹聞衣德言以至於詩書六藝之文三百三千之則有一非踐迹者乎善人者忠信而未學禮篤實而未日新雖其天資之美亦能闇與道合而是己不學無自以入聖人之室矣治天下者亦然故曰

周監於三代之治矣
不能成三代之治矣

異乎三子者之撰

夫子如或知爾之言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也曾點浴
沂詠歸之言素貧賤行乎貧賤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也故
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去兵去食

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國所以足食而不待幽土
之行也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國所以
足兵而不待淮夷之役也苟其事變之來而有所不及備
則擾鉏白挺可以爲兵而不可國食以脩兵矣糠覈草根

可以爲食而不可棄信以求食矣古之人有至於張空券
羅雀鼠而民無貳志者非上之信有以結其心乎此又權
於緩急輕重之間而爲不得已之計也明此義則國君死
社稷大夫死宗廟至於輿臺牧圉之賤莫不親其土死其
長所謂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豈非爲政之要道乎
孟子言制梃以撻秦楚亦是可以無待於兵之意

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
兵世本堂尤以金作兵一弓二矢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

右五兵注引司馬法曰弓矢圍父矛守戈戟助是也詰爾

戎兵詰此兵也踊躍用兵用此兵也無以鑄兵

左氏僖公十八年傳

鑄此兵也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爲兵如信陵君得選

兵八萬人項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見於太史公之書而五經無此語也

以執兵之人爲兵猶之以被甲之士爲甲公羊傳桓公使

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閔公三年晉趙鞅取晉陽之

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哀公十三年

暴盪舟

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維覆其舟滅

之楚辭天間覆舟斟鄩何道取之正此謂也漢時竹書未

出故孔安國注爲陸地行舟而後人因之王逸注天問謂滅斟鄩氏奄若

覆舟亦以不見竹書而強爲之說

古人以左右衝殺爲盪陣宋書顏師伯傳軍騎出盪其銳

卒謂之跳盪別帥謂之盪主

陳書高祖紀盪主戴見徐宣等後周書侯莫陳崇傳王勇

傳有直盪都督楊紹傳有直盪別將

晉書載紀隴上健兒歌曰丈八蛇矛左

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唐書百官志矢石未交陷堅突衆敵因而敗者曰跳盪盪舟蓋兼此義與蔡姬之乘舟蕩公

者不同

左傳僖公三年

管仲不死子糾

君臣之分所關者在一身華裔之防所繫者在天下故夫子之於管仲略其不死子糾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蓋權衡於大小之間而以天下爲心也夫以君臣之分猶不敵華裔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

有謂管仲之於子糾未成爲君臣者子糾於齊未成君於

仲與忽則成爲君臣矣狐突之子毛及偃從文公在秦而

曰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

漢晉已下太子諸王與其臣皆定君臣之分蓋

自古相傳如此

若毛偃爲重耳之臣而仲與忽不得爲糾之臣是

以成敗定君臣也可乎又謂桓兄糾弟此亦強爲之說

論至於尊周室存華夏之大功則公子與其臣區區一身之名分小矣雖然其君臣之分故在也遂謂之無罪非也予一以貫之

好古敏求多見而識夫子之所自道也然有進乎是者六
爻之義至賾也而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三百之
詩至泆也而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三千三百之儀至
多也而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十世之事至遠也而曰殷因

於夏禮周因於殷禮雖百世可知百王之制至殊也而曰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此所謂予一以貫之者也其教門
人也必先叩其兩端而使之以三隅反故顏子則聞一以
知十而子貢切磋之言子夏禮後之問則皆善其可與言
詩豈非天下之理殊塗而向歸大人之學舉本以該末乎
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觀其會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語
德性而遺問學均失聖人之指矣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疾名之不稱則必求其實矣君子豈有務名之心哉是以
乾初九之傳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古人求沒世之名今人求當世之名吾自幼及老見人所

以求當世之名者無非爲利也名之所在則利歸之故求之惟恐不及也苟不求利亦何慕名

性相近也

性之一字始見於商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恆卽相近之義相近近於善也相遠遠於善也故夫子

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人之生也直卽孟子所謂性善

人亦有生而不善者如楚子良生子越椒子文知其必滅若敖氏是也然此千萬中之一耳故公都子所述之三說

孟子不斥其非而但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蓋凡人之所大同而不論其變也若紂爲炮烙之刑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此則生而性與人殊亦如五官

百骸人之所同然亦有生而不具者豈可以一而槩萬乎
故終謂之性善也

孟子論性專以其發見乎情者言之且如見孺子入井亦
有不憐者噉蹴之食有笑而受之者此人情之變也若反
從而喜之吾知其無是人也

曲沃衛嵩曰孔子所謂相近卽以性善而言若性有善有
不善其可謂之相近乎如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若湯
武之性不善安能反之以至於堯舜邪湯武可以反之卽
性善之說湯武之不卽爲堯舜而必待於反之卽性相近
之說也孔孟之言一也

虞仲

史記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

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仲雍

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

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矣因而封

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為虞仲列為諸

侯按此則仲雍為吳仲雍而虞仲者仲雍之曾孫也殷時

諸侯有虞國詩所云虞芮質厥成者武王時國滅而封周

章之弟於其故墟乃有虞仲之名耳論語逸民虞仲夷逸

左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即謂仲雍為虞仲是祖孫同

號且言雍君吳不言虞古吳虞二字多通用史記趙世家吳廣內

其女孟姚索隱曰言虞吳音相近故舜後亦姓吳詩不吳

不疑武書武帝紀刻作不虞不驚衛尉衡方碑辭引不吳

不揚作不虞平揚釋名吳虞也公羊傳定公四年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齊虞虞本或作吳石鼓文有吳人注曰虞人也水經注吳山在沂縣西古之沂山也國語所謂虞矣揚用脩曰吳古虞字省文如序之省爲乎據之省爲粗也今崑山有捕各大虞小虞俗謂之大吳小吳竊疑二書所稱虞仲並是吳仲之誤又攷吳越春秋太伯曰其當有封者吳仲也則仲雍之稱吳仲固有徵矣

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大陽吳山在西北上有吳城文記秦本紀昭襄王

五十二年伐周武王封太伯後於此吳祖太伯故曰太伯後是爲虞

公後漢郡國志太陽有吳山上有虞城水經注亦作虞城虞城之

書爲吳城猶吳仲之書爲虞仲也杜元凱左氏注亦曰仲

雍支子別封西吳

聽其言也厲

君子之言非有意於厲也是曰是非曰非孔穎達洪範正義曰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

居官則告諭可以當鞭朴行師則誓戒可以當甲兵此之謂聽其言也厲

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聖人之道未有不始於灑掃應對進退者也故曰約之以禮又曰知崇禮卑

梁惠王

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而孟子書其對惠王無不稱之爲王者則非追尊之辭明矣司馬子長亦知其

不通而改之曰君通鑑改孟子作君然孟子之書出於當

時不容誤也杜預左傳集解後序言哀土於史記襄王之

子惠王之孫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

而哀王立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

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

以為後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謂之今

王作書時未卒今按惠王即位三十六年稱王改元又十

六年卒而子襄王立即紀年所謂今王無哀王也襄哀字

相近史記分為二人誤耳

秦本紀秦惠文王十四年更為元年此稱王改元之證又

與魏惠王同時

目錄 卷之七

魏世家襄王五年予秦河西之地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
今按孟子書惠王自言西喪地於秦七百里乃悟史記所
書襄王之年卽惠王之後五年後七年也以孟子證之而
自明者也

據紀年周慎靚王之二年而魏惠王卒其明年爲魏襄王
之元年又二年燕王曾讓國於其相子之又二年爲赧王
之元年齊人伐燕取之又二年燕人畔與孟子之書先梁
後齊其事皆合然孟子在二國皆不久書中齊事特多又
嘗爲卿於齊當有四五年若適梁乃惠王之末而襄王立
卽行故梁事不多謂孟子以惠王之三十五年至梁者誤
以惠王之後元年爲襄王之元年故也

史記及孟子序說
謂梁惠王之三十

五年孟子至梁其後二十三年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者
非衛嵩曰孟子遊歷先後雖不可攷以本書證之當是
自宋歸鄒出鄒之任之
薛之滕而後之梁之齊

孟子爲卿於齊其於梁則客也故見齊王稱臣見梁王不
稱臣

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不遺親不後君仁之效也其言義何義者禮之所從生也
昔者齊景公有感於晏子之言而懼其國之爲陳氏也曰
是可若何對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
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又曰君
令臣其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
令而不違臣其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愛弟

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子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古之明王所以禁邪於未形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者是必有其道矣

不動心

凡人之動心與否固在其加卿相行道之時也枉道事人

曲學阿世皆從此而始矣我四十不動心者不動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爲也之心

市朝

若撻之於市朝卽書所言若撻于市古者朝無撻人之事市則有之周禮司市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又曰胥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也禮記檀弓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兵器非可入朝之物奔喪哭辟市朝奔喪亦但過市無過朝之事也其謂之市朝者史記孟嘗君傳日莫之後過市朝者掉臂不顧索隱曰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古大能以衆整如此

司市以次敘分地而經市注敘肆行列也

後代則朝列之參

差有反不如市肆者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倪文節思謂當作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忘勿助長也傳寫之誤以忘字作正心二字言養浩然之氣必當有事而勿忘既已勿忘又當勿助長也疊二勿忘作文法也按書無逸篇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亦是疊一句而文愈有致今人發言亦多有重說一句者禮記祭義見間以俠甌鄭氏曰見間當爲覲史記蔡澤傳吾持梁刺齒肥索隱曰刺齒肥當爲齧肥論語五十以學易朱子以爲五十當作卒此皆古書一字誤爲二字之證

文王以百里

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爲此言以證王之不待大
爾其實文王之國不止百里周自王季伐諸戎疆土日大
文王自岐遷豐其國已跨三四百里之地伐崇伐密自河
以西舉屬之周未克商以前無滅國者但臣屬而已至於武王而西及梁益
肅蜀羌鬃微盧彭濮東臨上黨戡黎無非周地紂之所有不過河內殷
墟其從之者亦但東方諸國而已一舉而克商宜其如振
槁也書之言文王曰大邦畏其力文王何嘗不藉力哉

塵無夫里之布

有夫布有里布周禮地官載師職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
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職
曰凡無職者出夫布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

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昭公二十六年又廛人職掌斂市之歛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立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集注未引閻師文今人遂以布專屬於里

孟子自齊葬於魯

孟子自齊葬於魯言葬而不言喪此改葬也禮改葬總事畢而除故反於齊止於贏而充虞乃得承聞而問若曰奔喪而還營葬方畢卽出赴齊卿之位而門人未得發言可謂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而身且不行三年之喪何以教滕世子哉

其實皆什一也

古來田賦之制實始於禹水土既平咸則三壤後之王者
不過因其成蹟而已故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

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然則周之疆理猶禹之

遺法也周禮小司徒注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

孔氏信南山正義引此則孟子乃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

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夫井田之制一井之地畫為

九區故蘇洵謂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為川

為路者一為澮為道者九為洫為涂者百為溝為畛者千

為遂為徑者萬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則是一王

之興必將改畛涂變溝洫移道路以就之為此煩擾而無

益於民之事也豈其然乎周官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

上有徑十夫為溝溝上有畛百

夫有流漚上有涂于夫有滄漚土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夫子言禹盡力乎溝漚而禹之自言亦曰滄映滄距川知其制不始於周矣蓋三代取民之異在乎貢助徹而不在乎五十七十百畝其五十七十百畝特丈尺之不同而田未嘗易也故曰其實皆什一也古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異度數故史記秦始皇本紀於改年十月朔土黑之下卽曰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三代之王其改制改物亦大抵如此故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而當日因時制宜之法亦有可言夏時土曠人稀故其畝特大殷周土易人多故其畝漸小以夏之一畝爲二畝其名殊而實一矣國佐之對魯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豈

有三代之王而爲是紛紛無益於民之事哉

莊嶽

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注莊嶽齊街里名也莊是街名嶽是里名左傳襄二十八年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注云六軌之道

昭十年又敗諸莊哀六年戰于莊敗注並同

反陳于嶽注云嶽里名

古者不爲臣不見

觀夫孔子之見陽貨而後知踰垣閉門爲賢者之過未合於中道也然後世之人必有如胡廣被中庸之名馮道託仲尼之迹者矣其始也屈己以見諸侯一見諸侯而懷其祿利於是望塵而拜貴人希旨以投時好此其所必至者曾子子路之言所以爲末流戒也故曰君子上交不諂又

曰士弗援下弗推後世之於士人許之以自媒勸之以于
祿而責其有恥難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

禮父爲長子斬衰三年故公行子有子之喪而孟子與右
師及齊之諸臣皆往弔

爲不順於父母

虞書所載帝曰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
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是則帝之舉舜在瞽瞍底豫之後今
孟子乃謂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
中猶不順於父母而如窮人無所歸此非事實但其推見
聖人之心若此使天下之爲人子者處心積慮必出乎此

而後爲大孝耳

與荅桃應之問同

後儒以爲實然則二嫂僕治朕

棲之說亦可信矣

象封有庠

舜都蒲阪而封象於道州鼻亭

水經注主隱曰應陽縣本泉陵之北部東五里有鼻

墟象所封也山下有象廟後漢書東平王蒼傳注有鼻亭國名在今永州營道縣北袁譚傳注今稱謂之鼻亭在

三苗以南荒服之地誠爲可疑如孟子所論親之欲其貴

愛之欲其富又且欲其源源而來何以不在中原近畿之

處而置之三千餘里之外邪蓋上古諸侯之封萬國其時

中原之地必無閒土可以封故也又攷太公之於周其功

亦大矣而僅封營丘營丘在今昌樂濰二縣界史言其地

瀉鹵人民寡而孟子言其儉於百里又萊夷偪處而與之

爭國夫尊爲尚父親爲后父功爲元臣而封止於此豈非

中原之地無閒土故至薄姑氏之滅而後乃封太公邪周時

滅一國乃封一國左傳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或曰禹封是也竹書紀年武王十六年秋王師滅蒲姑

在陽翟稷封在武功何與二臣者有安天下之大功舜固

不得以介弟而先之也故象之封於遠聖人之不得已也

漢高祖封劉仲爲代王乃是棄其兄於邊陲近寇之地與舜之封象異矣

周室班爵祿

爲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男一也而

非絕世之貴代耕而賦之祿故班祿之意君卿大夫士與

庶人在官一也而非無事之食黃氏曰鈔讀王制曰必本於上農夫者示祿出於農

等而上之皆以代耕者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義則不敢肆於民上以

自尊知祿以代耕之義則不敢厚取於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奪人之君常多於三代之下矣

費惠公

孟子費惠公注惠公費邑之君按春秋時有兩費其一見

左傳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注滑

國都於費今河南緱氏縣莊公十六年滑作注同昭公二十六年王次于滑注滑周地

本鄭襄公十八年楚蔦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蓋本

一地秦滅之而後屬晉耳女叔侯對平公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

其一僖公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齊乘費城在費

縣西北二十里魯季氏邑漢梁相費汎碑云其先季友爲魯大夫有功封費因以爲姓安

隱公元年已有費伯即費仲父在子思時滑國之費其亡久矣疑即季氏

之後而僭稱公者魯連子稱陸子謂齊湣王曰魯費之衆
臣甲舍于襄賁而楚人對頃襄王有鄒費郟邳殆所謂泗
上十二諸侯者邪

仁山金氏曰費本魯季氏之私邑而孟子稱小國之君曾
子書亦有費君費子之稱蓋季氏專魯而自春秋以後計
必自據其邑如附庸之國矣大夫之爲諸侯不待三晉而
始然其來亦漸矣

季氏之於魯但出君而不敢立君但分國而不敢篡位愈
於晉衛多矣故曰魯猶秉周禮

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先王治天下之具五典五禮五服五刑其出乎身加乎民

者莫不本之於心以爲之裁制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
生也故孟子答公都子言義而舉酌鄉人敬尸二事皆禮
之用也而莫非義之所宜自此道不明而二氏空虛之教
至於槌提仁義絕滅禮樂從此起矣自宋以下一二賢智
之徒病漢人訓詁之學得其粗迹務矯之以歸於內而達
道達德九經三重之事置之不論此真所謂告子未嘗知
義者也其不流於異端而害吾道者幾希

董子曰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
爲一言以此操之義之言我也

義字從我
兼聲與意

此與孟子之言

相發

以紂爲兄之子

以紂爲弟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王子比干竝言之則於文有所不便故舉此以該彼此古人文章之善且如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不言后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不言臣妻先王居櫛椀於四裔不言渾敦窮奇饕餮後之讀書者不待子貢之明亦當聞一以知二矣

才

人固有爲不善之才而非其性也性者天命之才者亦天降之

卜章言天之降才

是以禽獸之人謂之未嘗有才

中庸言能盡其性孟子言不能盡其才能盡其才則能盡其性矣在乎擴而充之

求其放心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然則但求放心可不必於學問乎與孔子之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者何其不同邪他日又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所存者非空虛之心也夫仁與禮未有不學問而能明者也孟子之意蓋曰能求放心然後可以學問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此放心而不知求者也然但知求放心而未嘗窮中罽之方悉雁行之勢

爲賦

亦必不能從事於奕

所去三

免死而已矣則亦不久而去矣故曰所去三

自視欲然

人之爲學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足以朝諸侯有天下不敢自小也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不敢自大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則可謂不自小矣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則可謂不自大矣故自小小也自大亦小也今之學者非自小則自大吾見其同爲小人之歸而已

士何事

士農工商請之四民其說始於管子

穀梁成公元年傳亦云

三代之

時民之秀者乃收之鄉序升之司徒而謂之士因千百之中不得一焉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五曰百工化飭八材計亦無多人爾武王作酒誥之書曰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此謂農也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此謂商也又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敎則謂之士者大抵皆有職之人矣惡有所謂羣萃而州處四民各自爲鄉之法哉春秋以後游士日多齊語言桓公爲游士八十人奉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而戰國之君遂以士爲輕重文者爲儒武者爲俠嗚呼游士興而先王之法壞矣彭更之言玉子塾之問其猶近古之意與

飯糗茹草

享天下之大福者必先天下之大勞宅天下之至貴者必
執天下之至賤是以殷王小乙使其子武丁舊勞于外知
小人之依而周之后妃亦必服澣濯之衣脩煩縵之事及
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王業之所由者則皆農夫女工衣
食之務也

于寶晉
紀論

古先王之教能事人而後能使人其心

不敢失於一物之細而後可以勝天下之大舜之聖也而
飯糗茹草禹之聖也而手足胼胝面目黧黑此其所以道
濟天下而爲萬世帝王之祖也況乎其不如舜禹者乎

朱子

語類言舜之耕稼陶漁夫子之釣弋子路之負火子貢之
埋馬皆賤者之事而古人不辭也有若三踊於魯大夫之
庭冉有用矛以人齊軍而樊須雖少能用命此執干戈以
衛社稷而古人不辭也後世驕侈日甚反以臣子之職

孟子外篇

史記伍被對淮南王安引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楊子法言脩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桓寬鹽鐵論引孟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又引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人不思之爾周禮大行人注引孟子曰諸侯有王宋鮑照河清頌引孟子曰于載一聖猶旦暮也顏氏家訓引孟子曰圖影失形梁書處士傳序引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廣韻圭字下注曰孟子六十四黍爲一圭十圭爲一合以及集注中程子所引荀子孟子三見齊王而不

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今孟子書皆無其

文豈所謂外篇者邪

史記索隱引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恐是舜生諸馮之誤

漢書藝文志孟子十一篇風俗通曰孟子作書中外十一篇

詩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

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闕宮傳引孟仲子曰

是祿宮也正義引趙岐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

者也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

於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為說則又有孟仲子之書矣

陸機詩草木疏云子夏傳魯人申公申公傳魏人李克李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孫卿傳魯人大毛

公大毛公傳小毛公

孟子引論語

孟子書引孔子之言凡二十有九其載於論語者八學不厭而

教不倦

里仁爲美

君薨聽於家宰

大哉堯之爲君

小子鳴鼓而攻之

吾當盡之士狂簡

鄉原德之賊

惡似而非者

又多大同而小異然則夫子之言其不傳於後者

多矣故曰仲尼沒而微言絕

孟子字樣

九經論語皆以漢石經爲據故字體未變孟子字多近今

如知多作智說多作悅女多作汝辟多作避弟多作悌疆多作強之類與論語異

蓋久變於魏晉

以下之傳錄也然則石經之功亦不細矣

唐書言邠州故作幽開元十三年以字類幽故爲邠今惟

孟子書用邠字

容齋四筆言孟子是由惡醉而強酒見且由不得亟並作

由今本作猶是知今之孟子又與宋本小異

孟子弟子

趙岐注孟子以季孫子叔二人爲孟子弟子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爲可就之矣使己爲政以下則孟子老言也又曰告子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又曰高子齊人也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他術又曰盆城括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宋徽宗政和五年封告子不害東阿伯高子泗水伯盆城括萊陽伯季孫豐城伯子叔承陽伯皆以孟子弟子故也史記索隱曰孟子有萬章公明高等並軻之門人廣韻又云離婁孟子門人不知其何所本

淮南子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僥刻

索之注二人皆前帝臣抱朴子有彭祖之弟子離婁公元吳萊著孟子弟子列傳二

卷今不傳

晏子書稱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益城括嘗爲孔子門人尤
誤

茶

茶字自中唐始變作茶其說已詳之唐韻正按困學紀聞
茶有三誰謂茶苦苦菜也有女如茶茅秀也以薺茶蓼陸
草也今按爾雅茶滌字凡五見而各不同釋草曰荼苦菜
注引詩誰謂荼苦其甘如薺疏云此味苦可食之菜本草
一名選一名游冬易緯通卦驗玄圖云苦菜生於寒秋經
冬歷春乃成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葉似苦苣而細斷之

有白汁花黃似菊堪食但苦耳又曰藁茶注云卽芳蔬
云按周禮掌茶及詩有女如茶皆云茶茅秀也藁也芎也
其別各此二字皆从草从余又曰漆虎杖注云似經草而
麓大有細刺可以染赤疏云漆一名虎杖陶注本草云田
野甚多壯如大馬藁莖斑而葉圓是也又曰漆委葉注引
詩以秣漆蓼疏云漆一名委葉王肅說詩云漆陸穢草然
則漆者原田蕪穢之草非苦菜也今詩本株作薺此二字
皆从草从涂釋木曰檟苦茶注云樹小如梔子冬生葉可
煮作羹飲今呼早采者爲茶晚取者爲茗一名薺蜀人名
之苦茶此一字亦从草从余今以詩攷之擲谷風之茶苦
七月之采茶絲之萑茶皆苦菜之茶也

詩采苦采苦傳苦
苦菜正義曰此茶

也陸璣云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恬肥而美
所謂莖茶如節內則云濡脈包苦用苦菜是也
又借而爲茶毒之茶桑柔湯誥皆苦菜之茶也
夏小正取茶秀周禮地官掌茶儀禮既夕禮茵著用茶實綏澤焉詩鴟鴞捋茶
傳曰茶萑茗也正義曰謂亂之秀也茅藷之秀其物相類
故皆名茶也茅秀之茶也以其白也而象之出其東門有
女如茶國語吳王夫差萬人爲方陳白常白旗素甲白羽
之矰望之如茶考工記望而眠之欲其茶白亦茅秀之茶
也良耜之茶蓼委葉之漆也唯虎杖之漆與檟之苦茶不
見於詩禮而王褒僮約云陽武買茶張載登成都白菟樓
詩云芳茶冠六清孫楚詩云薑桂茶薺出巴蜀本草衍義
晉溫嶠上表貢茶千斤茗三百斤是知自秦人取蜀而後

始有茗飲之事

王褒僮約前云魚鼈烹茶後云陽武買茶注以前爲苦菜
後爲茗

唐書陸羽傳羽嗜茶

自此後茶字減一畫爲茶

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

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
著茶之功其後尚茶成風時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至明
代設茶馬御史而大惠新語言右補闕基毋嬰性不飲茶
著茶飲序曰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
害斯大獲益則功歸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豈非福近易
知害遠難見宋黃庭堅茶賦亦曰寒中瘠氣莫甚於茶或
濟之鹽勾賊破家今南人往往有茶癖而不知其害此亦

攝生者之所宜戒也

駟

爾雅舒雁鶩注今江東呼鳴鳴卽駕字

古加字讀如哥詩君子偕老之加東

山之嘉並與何爲韻

左傳魯大夫榮駕鶩方言雁自閩而東謂之駟

鶩太玄經裝次二駕鶩慘於冰一作鶩鶩司馬相如子虛

賦弋白鶩連駕鶩雙鶩下玄鶴加上林賦鴻鶩鶩鶩鶩鶩

屬玉揚雄反離騷鳳皇翔於蓬階兮豈駕鶩之能捷張衡

西京賦駕鶩鴻鶩南都賦鴻鶩駕鶩杜甫七歌前飛駕鶩

後鶩鶩遼史穆宗紀獲駕鶩祭天地元史武宗紀禁江西

湖廣汴梁私捕駕鶩山海經青要之山是多駕鳥郭璞云

未詳或云當作駕其从馬者傳寫之誤爾

漢書古今人表榮駕鶩師古曰

駕音加今本亦誤作駕今左傳本亦多作駕猶詩乘乘馮之誤作馮也

九經

唐宋取士皆用九經今制定爲五經而周禮儀禮公羊穀

梁二傳並不列於學官杜氏通典東晉元帝時太常賀循

上言尚書被符經置博士一人晉書荀崧傳時簡省博士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

皆者不置又多故歷紀儒道荒廢學者能兼明經義者少且春

秋三傳俱出聖人而義歸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

失兼而學之者也今宜周禮儀禮二經置博士二人春秋

三傳置博士三人其餘易詩則經置一人合八人太常荀

崧上疏言博士舊員十有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

猶未中半周易有鄭氏注其書根源誠可深惜儀禮一經

所謂曲禮鄭玄於禮特明皆有證據昔周之衰孔子作春秋左丘明子夏造邾觀受孔子歿丘明撰其所聞爲之傳微辭妙旨無不精究公羊高親父子夏立於漢朝多可采用穀梁赤師徒相傳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不載亦足有所訂正臣以爲三傳難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趣宜各置一人以傳其學遇王敦難不行按元帝紀云太興四年三月置周易儀禮公羊博士明年正月王敦反是雖置而旋不行也唐貞觀九年五月赦自今以後明經兼習周禮若儀禮者於本色內量減一選開元八年七月國子司業李元瓘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等並聖賢微旨生人敎業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

梁歷代宗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絕事資
訓誘不可因循其學生請停各量配作業并貢人預試之
日習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並請帖十通五許其入第以此
開勸卽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從之唐書開元十六年十
二月楊瑒爲國子祭酒奏言今之明經習左氏者十無二
三又周禮儀禮及公羊穀梁殆將廢絕請量加優獎於是
下制明經習左氏及通周禮等四經者出身免任散官遂
著於式古人抱遺經扶微學之心如此其急而今乃一切
廢之益必當時之士子苦四經之難習而主議之臣徇其
私意遂舉歷代相傳之經典棄之而不學也自漢以來豈
不知經之爲立而義有並存不容執一故三家之學並列

春秋至於三禮各自爲書今乃去經習傳尤爲乖理若仁
已私用之于祿率天下而欺君負國莫甚於此經學日衰
人材日下非職此之由乎

宋史神宗用王安石之言士各占治易書詩周禮禮記二

經兼論語孟子

是時儀禮春秋皆不列學官元祐初始復春秋左傳

朱文公乞脩三

禮劄子遭秦滅學禮樂先壞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

書固爲禮之綱領至於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

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

朱子言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官

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類莫不皆然

前此猶有三禮通

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存禮記之科棄經任

傳遺本宗末其失也。是則儀禮之廢乃自安石始之。語類
言儀禮舊與五經並行王介甫始罷去祖宗朝有開寶通禮科禮官用此等人爲之介甫一切罷去至於明代此學遂絕

朱子又作謝監嶽文集序曰謝綽中建之政和人先君子
尉政和行田間聞讀書聲入而視之儀禮也以時方專治
王氏學而獨能爾異之卽與俱歸勉其所未至遂中紹興
三年進士第在宋已爲空谷之足音今時則絕響矣

考次經文

禮記樂記寬而靜至溫良而慈一節當在愛者宜歌商之
上文義甚明然鄭康成因其舊文不敢輒更但注曰此文
換簡失其次寬而靜宜在上愛者宜歌商宜承此

書武成定是錯簡有日月可攷蔡氏亦因其舊而別序一篇爲今攷定武成最爲得體

其他攷定經文如程子改易繫辭天一地一一節於天數五之上論語必有寢衣一節於齊必有明衣布之下蘇子瞻改書洪範曰王省惟歲一節於五曰曆數之下改康誥惟三月哉生魄一節於洛誥周公拜手稽首之上朱子改大學康誥曰至止於信於未之有也之下改詩云瞻彼淇澳二節於止於信之下論語誠不以富二句於齊景公有馬千駟一節之下詩小雅以南陔足鹿鳴之什而下改爲白華之什皆至當無復可議後人效之妄生穿鑿周禮五官互相更調而王文憲名作二南相配圖洪範經傳圖重

定中庸章句圖改甘棠野有死麕何彼穠矣三章於王風
仁山金氏本此改斂時五福一節於五曰考終命之下改
惟辟作福一節於六曰弱之下使鄒魯之書傳於今者幾
無完篇殆非所謂畏聖人之言者矣

董文清槐故大學知止而后有定二節於子曰聽訟吾猶
人也之上以爲傳之四章釋格物致知而傳止於九章則
大學之文元無所闕其說可從

鳳翔袁楷謂文言有錯入繫辭者鳴鶴在陰已下七節自
天祐之一節憧憧往來已下十一節此十九節皆文言也
卽亢龍有悔一節之重見可以明之矣遂取此十八節屬
於天玄而地黃之後依卦爲序於義亦通矣古人之文變化不

拘況六經出自聖人傳之先古非後人所敢擅議也

州縣稅賦

上性廣志受曰天下賦稅有土地肥瘠不輕州憲而
日知錄卷之七是國初草草未定盡存之制而其後

不敢羨耳如真定之轄五州二十七縣蘇州之轄一州

七縣無詞所轄即其廣輸之數與定甚當蘇州之轄五州

一百三十萬八千石與定止于十萬

也若同一北方也河間之繁富三州十六

州七縣相去遠若庭楹而河間糧也七萬六千石

十三萬六千石然猶祖隸幽東異也若在閩粵燕

之數則即隸幽東燕

卷之七

出金氏本此致微編致編中節於五日者餘皆定下
解不任痛節於五則之味獲釋釋定書傳全書
則完篇及非所謂異聖人定書者矣

其文滿揭故人學知止而有定二節於
六節之中以為傳之綱章釋物以知而傳
大學之文元無所闕其說可從

目取餘卷之小節入繫辭者然其在陰
入辭之一節何處在來也下節此十九節皆文
即九節有悔一節之重見可以明之矣遂取此十八節

其說六節出自聖人專之說古非錄入似嫌贅編也

日知錄卷之八

州縣稅賦

王士性廣志釋曰天下賦稅有土地肥瘠不甚相遠而徵科乃至懸絕者當是國初草草未定畫一之制而其後相沿不敢議耳如真定之轄五州二十七縣蘇州之轄一州七縣無論所轄卽其廣輪之數真定已當蘇之五而蘇州糧二百三萬八千石真定止一十萬六千石然猶南北異也若同一北方也河間之繁富二州十六縣登州之貧寡一州七縣相去殆若莛楹而河間糧止六萬一千登州乃二十三萬六千然猶直隸山東異也若在同省漢中二州十四縣之殷庶視臨洮二州三縣之衝疲易知也而漢中

糧止三萬臨洮乃四萬四千然猶各道異也若在同道順慶不大於保寧其轄二州八縣均也而順慶糧七萬五千保寧止二萬然猶兩郡異也若在一邑則同一西南充也而負郭十里田以步計賦以田起二十里外則田以繩量不步矣五十里外田以約計不繩矣官賦無定數私價亦無定估何其懸絕也惟是太平日久累世相傳民皆安之以爲固然不自覺耳夫王者制邑居民則壤成賦豈有大小輕重不同若此之甚哉且以所轄州縣言之真定三十
二西安三十六開封平陽各三十四濟南三十成都三十
一而松江鎮江太平止三縣漢陽興化止二縣其直隸之州則如徐州澤州之四縣郴州之五縣嘉定之六縣潼川

之七縣儼然一府也而其小者或至於無縣可轄且明初之制多因元舊平陽一路共領九州始據山西之半至洪武二年始以澤潞遼沁四州直隸山西行省而今尚有五州若蒲州自古別為一郡屢次建言皆為戶部所格歸德一州向屬開封至嘉靖二十四年始分為府天下初定日不暇給沿元之非遂至二三百年

崔銑言今之郡大者千里屬邑數十為長者名

數且不能悉矣望其理也宜然則後之王者審形勢以制令大郡不過四百里邑百里

統轄度輻員以界郡縣則土田以起徵科乃平天下之先務不可以慮始之艱而廢萬年之利者矣

太祖實錄洪武八年三月平陽府言所屬蒲解二州距府闕遠乞以直隸山西行省為便未許至天啓四年巡按由

西李日宣請以二州十縣分立河中府治還城以運使兼

知府事還同兼清軍運副兼管糧運判兼理刑事下戶部

戶部下山西山西下河東河東下平陽府議之竟寢不行

按漢河東郡二十四縣後漢二十城魏正始八年分河東之汾北十縣爲平陽郡此所謂欲製千

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也且商維之於關內陳許之於大

梁德棣之於濟南額亭之於鳳陽自古不相統屬去府既

遠更添司道於是有一府之地而四五其司道者官愈多

而民愈擾職此之由矣昔仲長統昌言謂諸夏有十畝共

桑之迫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范曄酷吏傳亦言漢制宰

守曠遠戶口殷大而後漢馬援傳旣平交趾奏言西于縣

戶有三萬二千遠界去庭千餘里庭縣也請分爲封溪望海

一縣許之華陽國志巴郡太守但望

字伯門大山人見風俗通

上疏言

郡境南北四千東西五千屬縣十四土界遐遠令尉不能窮詰姦凶時有賊發督郵追案十日乃到賊已遠逃蹤迹絕滅其有犯罪逮捕證驗文書詰訊從春至冬不能究訖繩憲未加或遇德令是以賊盜公行姦宄不絕太守行農桑不到四縣刺史行部不到十縣欲請分爲二郡其後遂爲三巴水經注山陰縣漢會稽郡治也永建中陽茨周嘉上書以縣遠赴會稽至難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爲吳以東爲會稽此皆遠縣之害已見於前事者也北齊書赫連子悅除林慮守世宗往晉陽路由是郡因問所不便于悅荅言臨水武安二縣去郡遙遠山嶺重疊車步艱難若東

屬魏郡則地平路近世宗笑曰卿徒知民便不覺損幹子
悅荅以所言因民疾苦不敢以私潤負心嗟乎今之牧守
其能不徇於私而計民之便者吾未見其人矣

屬縣

自古郡縣之制惟唐爲得其中今攷地理志屬縣之數京
兆河南二府各二十河中太原二府各十三魏州十四廣
州十三鎮州桂州各十一其他雖大無過十縣者此其大
小相維多寡相等均安之效不可見於前事乎後代之王
猶可取而鏡也但其中一二縣之郡亦有可并憲宗元和
元年割屬東川六州制曰分疆設都蓋資其理形束壤制
亦在稍均將懲難以銷萌在立防而不紊故賈生之議以

楚益梁宋氏之規割荆爲郢酌於前事宜有變通此雖一時之言亦經邦制郡之長策也

州縣品秩

漢時縣制萬戶已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唐則州有上中下三等縣有京畿上中中下下六等品各有差太祖實錄吳元年定縣有上中下三等稅糧十萬石已下爲上縣知縣從六品縣丞從七品主簿從八品六萬石已下爲中縣知縣正七品縣丞正八品主簿從八品三萬石已下爲下縣知縣從七品丞簿如中縣之秩洪武六年八月壬辰分天下府爲三等糧二十萬石已上者爲上府秩從三品二十萬石已下者爲中

府秩正四品十萬石已下者爲下府秩從四品不知何年始改此制
洪武十四年十月定考劾法府以田糧十五萬石已上州以七萬石以上縣以三萬石以上親臨王府上可軍馬守禦路當驛道邊方衝要者爲繁不及此者爲簡後乃一齊其品而但立繁簡之目才優者調繁不及者調簡古時列爵惟五之意遂盡亡之矣

府

漢曰郡唐曰州州卽郡也惟建都之地乃曰府唐初止京兆河南二府武后以并州爲太原府玄宗以蒲州爲河中府益州爲成都府肅宗以岐州爲鳳翔府荊州爲江陵府德宗以梁州爲興元府惟興元以德宗行幸於此其餘皆建都之地也唐書相悅傳朱滔自稱翼王悅稱魏王王武俊稱魏王又請李納稱齊王以幽州爲范

陽府魏州爲大名府恆州爲真定府邠州爲東平府李希烈傳僭號以汴州爲大梁府是則以州稱府者僭也

後梁以汴州爲開封府後唐以魏州爲興唐府鎮州爲真

定府

冊府元龜載長興三年中書省奏本朝都長安以京兆府爲上今都維陽請以河南府爲上其五府舊以

鳳翔府爲首河中成都江陵興元爲次中興初升魏博爲

興唐府鎮州爲真定府皆是創業興王之地宜升在五府

之上合爲七府至宋而大郡多升爲府王明清揮塵錄曰太祖皇

帝以歸德軍節度使創業升宋州爲歸德府後爲應天府

太宗以晉王卽位升并州爲太原府真宗以壽王建儲升

壽州爲壽春府仁宗以昇王建儲升建業爲江寧府英宗

以齊州防禦使入繼以齊州爲興德軍神宗自穎王升儲

升汝陰爲順昌府哲宗自延安郡王升儲升延州爲延安

府徽宗以端王卽位升端州爲肇慶府欽宗自定王建儲

前已升定州爲中山府太上以康王中興升康州爲德慶
府今上以建王建儲升建安爲建寧府宣和元年六月邢
州民董世多進狀以英宗嘗爲鉅鹿郡公又知岳州孫總
進言英宗嘗爲岳州防禦使詔加討論時邢州已升安國
軍遂以邢州爲信德府岳州爲岳陽軍是歲十月又詔以
列聖潛邸所領地再加討論以真宗嘗爲襄王升襄州爲
襄陽府仁宗嘗爲慶國公升慶州爲慶陽府英宗嘗爲宜
州刺史以宜州爲慶遠軍神宗嘗爲安州觀察使以安州
爲德安府又嘗爲光國公以光州爲光山軍哲宗嘗爲東
平軍節度使以鄆州爲東平府嘗爲均國公以均州爲武
當軍徽宗嘗爲寧國公以寧州爲興寧軍又嘗爲平江鎮

江軍節度使並升爲府又以太宗嘗爲睦州防禦使升睦

州爲遂昌軍今上卽位之初升隆興寧國常德諸府皆以

潛藩擁麾之地也

隋煬帝大業九年詔曰博陵昔爲定州地居衝要先皇歷試所基王化斯遠故

以道冠幽風義高姚邑朕巡撫岷庶爰屆茲邦瞻望郊墟懷德思止可改博陵爲高陽郡赦境內死罪已下給復一年於是召高祖時故吏皆量才授職此前代升郡故事然以先皇蒞任之邦追思舊德有此特詔至宋則但列空銜便加恩玉照新志曰徽宗嘗封遂寧郡王升遂州爲遂寧

府嘗封蜀國公升蜀州爲崇慶府沿至於今無郡不府而

陘小之處如滁和澤沁郴靖邛眉之類猶以州名又有隸

府之州特異其名而親理民事與縣尹無別

凡唐宋舊設之州並有附

郭縣而州不親民事元初省冗官令州官兼領洪武初并附郭縣入州浦士衡曰國朝建立府州多踵勝國其最

異者則以州統縣而省縣入州刺史而下行縣令之事所謂各存實異與宋以前不同者也縣之隸於

州者則既帶府名又帶州名而其實未嘗管攝於州

惟到任

憑必由州轉府尚有餽羊之意

體統乖而名實殺矣竊以爲宜仍唐制凡

郡之連城數十者析而二之三之而以州統縣惟京都乃

稱府焉豈不畫一而易遵乎

鄉亭之職

漢書百官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秩

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

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

宋書百官志漢制丞一人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

是爲長

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爲少吏

武帝紀元光六年詔曰少吏犯

禁備成傳爲少吏必陵其長吏

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

宋書五家爲伍伍長主之二伍

爲什什長主之十什爲里里魁主之十里爲亭亭長主之

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張章父爲長安亭長失官是

亭長亦稱官也

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

張敞傳注師古曰鄉有秩者嗇夫之類也

夫游徼

宋書又有鄉佐

三老掌教化嗇夫聽訟收賦稅游徼徼

循禁賊盜

宋書鄉佐有秩主賦稅三老上教化嗇夫主爭訟游徼主盜非

縣大率方百里

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高帝紀二年

二月令舉民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帥衆爲善置以爲三

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

教復勿繇戍

三老爲鄉官故壺關三老茂得上書言太子黃霸傳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

此其

制不始於秦漢也自諸侯兼并之始而管仲爲敖子產之

倫所以治其國者莫不皆然

管子書曰擇其賢民使爲里君而周禮地官

自州長以下有黨正族師闔胥比長自縣正以下有鄙師

鄣長里宰鄰長則三代明王之治亦不越乎此也夫惟於

一鄉之中官之備而法之詳然後天下之治若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至於今日一切蕩然無有存者且守令之不足任也而多設之監司監司之又不足任也而重立之牧伯積尊紊重以居乎其上下無與分其職者雖得公廉勤幹之吏猶不能以爲治而況託之非人者乎後魏太和中給事中李冲上言宜準古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長取鄉人強謹者鄰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復復征戍餘若民三載無愆則陟用陟之一等孝文從之詔曰鄰里鄉黨之制所由來矣欲使風教易周家至日見以大督小從近及遠如身之使手幹之總條然後口算平均義興訟息史言立法之初多稱不便及事既

施行計省昔十有餘倍於是海內安之後周蘇綽作六條
詔書曰非直州郡之官皆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
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隋文帝師心變古
開皇十五年始盡罷州郡鄉官而唐柳宗元之言曰有里
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
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由此論之則天下之
治始於里胥終於天子其灼然者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

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

文獻通考言唐之初止有上中下都督府其後則有節度

觀察團練諸使宋之初止有轉運使其後則有安撫提刑等官唐書代宗紀大曆八年九月癸未晉州男子郇模以麻辨髮持竹篋葦席哭於東市請獻三十字一字爲一事其言練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其言監者請罷諸道監

軍使興亡之塗罔不由此也

漢時嗇夫之卑猶得以自舉其職故爰延爲外黃鄉嗇夫

仁化大行民但聞嗇夫不聞郡縣後漢書本傳而朱邑自舒桐

鄉嗇夫舒縣之鄉官至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

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

師古曰嘗謂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其爲起冢立

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漢書循吏傳二君者皆其縣人也必易

地而官易民而治豈其然哉

今代縣門之前多有榜曰誣告加三等越訴笞五十此先

朝之舊制亦古者懸法象魏之遺意也今人謂不經縣官

而上訴司府謂之越訴是不然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七年

四月壬午命有司擇民間高年老人公正可任事者理其

鄉之詞訟若戶婚田宅鬪毆者則會里胥決之事涉重者始白於官若不由里老處分而徑訴縣官此之謂越訴也宣德七年正月乙酉陝西按察僉事林時言洪武中天下邑里皆置申明旌善二亭民有善惡則書之以示勸懲凡戶婚田土鬪毆常事里老於此剖決今亭宇多廢善惡不書小事不出里老輒赴上司獄訟之繁皆由於此景泰四年詔書猶曰民有怠惰不務生理者許里老依教民勝例懲治天順八年三月詔軍民之家有為盜賊曾經問斷不改者有司卽大書盜賊之家四字於其門能改過者許里老親鄰人相保管方與除之此亦古者畫衣冠異章服之遺意惟其大小之相維詳要之各執然後上不煩而下不擾唐至大曆以後干戈興賦稅煩矣而劉長卿之題甯溪李明府曰落日無王事青山在縣門蓋縣令之職猶不下侵而小民得以安其業是以能延國命百有餘年迄於信昭而後大壞然則鳴琴戴星有天下者宜有以處之矣

洪熙元年七月丙申巡按四川監察御史何文淵言太祖高皇帝令天下州縣設立老人必選年高有德衆所信服者使勸民爲善鄉閭爭訟亦使理斷下有益於民事上有助於官司比年所用多非其人或出自隸僕規避差科縣官不究年德如何輒令充應使得憑藉官府妄張威福肆虐閭閻或遇上司官按臨巧進讒言變亂黑白挾制官吏比有犯者謹已按問如律竊慮天下州縣類有此等請加禁約上命申明洪武舊制有濫用匪人者并州縣官皆寘諸法然自是里老之選輕而權亦替矣

英宗實錄言松江知府趙豫和易近

民凡有詞訟屬老

人之公正者剖斷有忿爭不已者則已

爲之和解故民以

老人目之當時稱爲良吏正統以後

里老往往係留令

水胡廷因而許之尤爲弊岐見

於景泰三年十月

大庾太僕寺少卿黃仕揚所奏

漢世之於三老命之以秩頒之以祿而文帝之詔俾之各率其意以道民當日爲三老者多忠信老成之士也上之人所以禮之者甚優是以人知自好而賢才亦往往出於其間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爲義帝發喪而遂以收天下壺關三老茂上書明戾太子之冤史冊炳然爲萬世所稱道近世之老人則聽役於官而靡事不爲故稍知廉恥之人不肯爲此而願爲之者大抵皆姦猾之徒欲倚勢以陵百姓者也其與太祖設立老人之初意悖矣

明初以大戶爲糧長掌其鄉之賦稅多或至十餘萬石運糧至京得朝見天子洪武中或以人材授官至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南京監察御史李安及江西廬陵吉水二縣耆

民六年四月監察御史張政各言糧長之害謂其倍收糧

石準折子女包攬詞訟把持官府累經禁飭而其患少息

然未嘗以是而罷糧長也惟老人則名存而實亡矣今州縣或

謂之者民或謂之公正或謂之約長與庶人在官者無異

巡檢即古之游徼也元史成宗大德十年正月陞巡檢為九品洪武中尤重之

而特賜之救洪武十三年二月丁卯又定為考課之法十二

五年閏十月及江夏侯周德興巡視福建增置巡檢司四十

有五月二十年自弘治以來多行裁革所存不及曩時之半

巡檢裁則總督添奏崇禎年至薊州係定各設總督唐自

與明代累添總督乾元以後節度觀察防禦使之設正何者巡檢過之於未萌總督治之於已

亂

里甲

常熟陳梅曰周禮五家爲比比有長五比爲閭閭有胥四閭爲族族有師五族爲黨黨有正五黨爲州州有長五州爲鄉鄉有大夫其閭大小相雜輕重相制網舉目張周詳細密無以加矣而要之自上而下所治皆不過五人蓋於詳密之中而得易簡之意此周家一代良法美意也後世人才遠不如古乃欲以縣令一人之身坐理數萬戶口賦稅色目繁猥又倍於昔時雖欲不叢脞其可得乎愚故爲之說曰以縣治鄉以鄉治保或謂之鄉以保治甲視所謂不過五人者而加倍焉亦自詳密亦自易簡此斟酌古今之一端也又曰一鄉幾保不妨多少何也因民居也法用固十

甲千戶不得增損何也稽成數也法用方

掾屬

古文苑注王延壽桐柏廟碑人名謂掾屬皆郡人可攷漢世用人之法今攷之漢碑皆然不獨此廟蓋其時惟守相命於朝廷而自曹掾以下無非本郡之人故能知一方之人情而爲之興利除害其辟用之者卽出於守相而不假後代之官一命以上皆由於吏部故廣漢太守陳寵入爲大司農和帝問在郡何以爲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彈頌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乃大悅至於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委功曹岑暉並誦達京師名標史傳而鮑宣爲豫州牧郭

欽奏其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是知署吏乃二千石之

職州牧代之尚爲煩苛今以天子而代之宜乎事煩而日

不給隋文帝開皇二年罷辟署令吏部除授品官爲州郡

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其僚則長官自辟是知自辟掾屬

得自奏辟熙寧間悉罷歸還部然要處聯任如沿邊兵官

防河捕盜重課額務場之類尋又立專法聽舉於是辟置

不能全又其變也銓注之法改爲掣籤而吏治因之大壞

矣京房傳房爲魏郡太守自請得除用他郡人因此知漢時

掾屬無不用本郡人者房之此請乃是破格杜氏通典言

漢縣有丞尉及諸曹掾多以本郡人爲之三輔縣則兼用

他郡黃霸傳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如淳曰三輔郡得及

任用他郡人而卒史獨二百石所謂尤異者也

隋氏革選盡用他郡人

唐高宗時魏玄同爲吏部侍郎上疏言臣聞傳說曰明王
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
豫惟以理人昔之邦國今之州縣土有常君人有定主自
求臣佐各選英賢其大臣乃命於王朝耳秦并天下罷侯
置守漢氏因之有沿有革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已下其
傅相大官則漢爲置之州郡掾史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
守爰自魏晉始歸吏部遞相祖襲以迄於今用刀筆以量
才按簿書而察行法令之弊其來已久蓋君子重因循而
憚改作有不得已者亦當運獨見之明定卓然之議如今
選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權道所宜遷革實

爲至要何以言之夫丈尺之量所及者蓋短鍾庾之器所
積者寧多況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可委之數人之手乎
假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力有所極照有所窮絃綜旣多
紊失斯廣又以比居此任時有非人豈直媿彼清通亦將
竭其庸妄情故旣行何所不至賊私一起以及萬端至乃
爲人擇官爲身擇利顧親疎而舉筆看勢要而措情加以
厚貌淡衷險如谿壑擇言觀行猶懼不周今能百行九能
析之於一而具僚庶品專斷於一司其亦難矣天祚大聖
比屋可封咸以爲有道恥賤得時無怠諸色入流歲以千
計羣司列位無復增多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之始霧
積雲屯擢敘於終十不收一淄澠雜混玉石難分用舍去

留得失相半撫卽事之爲弊知及後之滋失夏殷以前制
度多闕周監二代煥乎可觀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王
朝庶官亦不專於一職故穆王以伯冏爲太僕正命之曰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此則令其
自擇下吏之文也太僕正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之則三
公九卿亦必然矣周禮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
馬別掌興賢詔事當是分任於羣司而統之以數職各自
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焉夫委任責成君之體也所委
者當則所用者精褻于野有言曰官人之難先于言之尚
矣居家視其孝於鄉里服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憂歡取
其智謀煩之以事以觀其能臨之以利以觀其廉周禮始

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之正庭其在漢家尚
猶然矣州郡積其功能然後爲五府所辟五府舉其掾屬
而并於朝三公參得除署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關
者衆一士之進其謀也詳故官得其人鮮有敗事魏晉反
是所失弘多子野所論蓋區區之宋朝耳猶謂不勝其弊
而況於當今乎臣竊見制書每令三品五品薦士下至九
品亦令舉人此聖朝側席旁求之意也而褒貶未明莫慎
所舉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身且濫進鑒豈知人今欲務
得實才兼宜擇其舉主流清以源潔影端由表正不詳舉
主之行能而責舉人之庶濫不可得已漢書云張耳陳餘
之賓客廝役皆天下俊傑彼之輩爾猶能若斯況以神皇

之聖明國家之德業而不建久長之策爲無窮之基盡得
賢取士之術而但顧望魏晉之遺風留意周隋之敝事臣
竊惑之伏願稍回聖慮特采芻言略依周漢之規以分吏
部之選卽望所用精詳鮮於差失疏奏不納

玄宗時張九齡爲左拾遺上言夫吏部尚書侍郎以賢而
授者也雖知人之難豈不能拔十得五今膠以格條據資
配職無得賢之實若刺史縣令必得其人於管內歲當選
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多寡

爲州縣殿最則州縣慎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

今日之繁矣

柳渾傳德宗嘗親擇吏宰畿邑有效召宰相
語皆賀帝得人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

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承大化
尹當求令長聽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

都令史

通典晉有尚書都令史八人秩二百石與左右丞總知都

臺事宋齊八人梁五人謂之五都令史舊用人常輕

後漢百官

志尚書令史十八人二百石然梁冀傳曰學生桂陽劉常當世各儒冀召補令史以辱之則知此職非士流之所爲也

武帝詔曰尚書五都職參政要非但總理衆局亦乃方

軌二丞頃雖求才未臻妙簡可革用士流以盡時彥乃以

都令史視奉朝請其重之如此彼其所謂都令史者猶爲

二百石之秩而間用士流爲之然南齊陸慧曉爲吏部郎

吏部都令史歷政以來咨執選事慧曉任已獨行未嘗與

語帝遣人語慧曉曰都令史諳悉舊貫可其參懷慧曉曰

六十之年不復能咨都令史爲吏部郎也故當日之爲吏

部者多克舉用人之職自隋以來令史之任文案煩屑漸

爲卑冗不叅官品

金史皇統八年用進士爲尚書省令史正隆二年罷世宗紀大定二年二月甲

寅復用進士爲尚書省令史二十三年閏月戊午上謂宰

臣曰女直進士可依漢兒進士補省令史夫儒者操行清

潔非禮不行以吏出身者自幼爲吏習其貪墨至於爲官

性不能改政道興廢實由於此章宗紀明昌二年五月戊

辰詔御史臺令史並以終場舉人充李完傳言尚書省令

史正隆間用雜流大定初以太師張浩奏請始取進士

天下以爲當今乞以三品官子孫及終場舉人委臺官辟

用上納其言選舉志言終金之代科日得人爲盛諸宮護

衛及省臺部驛史令史通事仕進皆列於正班斯則唐宋

以來之所無者豈非因時制宜而以漢法爲依據者乎

以令史官至宰執者後制道魏平孟浩梁肅張萬公拈

割幹特勒董師中王蔚馬惠迪馬謀楊伯通賈鉉孫鐸孫

卽康賈益至於今世則品彌卑權彌重八柄詔王乃不在

謙皆有傳

官而在吏矣

舊唐書許十需居選部不以藻鑑爲意有令史縱直

新舊書並

作句直句音勾是宋人減筆字今據冊府元龜正之是其腹心每注官多委令下筆

子儒但高枕而臥語縱直云平配由是補授失序傳爲口實嗟乎未若今日之以縱直爲當官以平配爲著令也胥史之權所以日重而不可拔者任法之弊使之然也開誠布公以任大臣疏節闊目以理庶事則文法省而徑竇清人材庸而狐鼠退矣

吏胥

天子之所恃以平治天下者百官也故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又曰天工人其代之今奪百官之權而一切歸之吏胥是所謂百官者虛名而柄國者吏胥而已郭隗之告燕昭王曰亡國與役處吁其可懼乎秦以任刀筆之吏而亡天

下此固已事之明驗也

唐鄭餘慶爲相有主書滑渙久司中書簿籍與內官典樞密劉光琦相倚爲姦每宰相議事與光琦異同者令渙往請必得四方書幣貲貨充集其門弟泳官至刺史及餘慶再入中書與同僚集議渙指陳是非餘慶怒叱之未幾罷爲太子賓客其年八月渙賊污發賜死憲宗聞餘慶叱渙事甚重之久之復拜尚書左僕射

唐書本傳

韋處厚爲相有湯

銖者爲中書小胥其所掌謂之孔目房宰相遇休暇有內

狀出節召銖至延英門付之送知印宰相由是稍以機權

自張廣納財賄處厚惡之謂曰此是半裝滑渙矣乃以事

逐之

冊府元龜

天身爲大臣而有昔臨之憂係遞之疾則今之

君子有媿於唐賢多矣

謝肇淛曰從來仕宦法罔之密無如今日者上自宰輔下至驛遞倉巡莫不以虛文相酬應而京官猶可外吏則愈甚矣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而胥曹之所奉行者不過已往之舊牘歷年之成規不敢分毫踰越而上之人既以是責下則下之人亦不得不以故事虛文應之一有不應則上之胥曹又乘隙而繩以法矣故郡縣之吏宵旦竭蹶惟日不足而吏治卒以不振者職此之由也

又曰國朝立法太嚴如戶部官不許蘇松浙江人爲之以其地多賦稅恐飛詭爲姦也然弊孔蠹竇皆由吏胥堂司官遷轉不常何知之有今戶部十三司胥算皆紹興人可

謂目察秋毫而不見其睫者矣

其法制

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不廢而非所以爲治也其本在正人心厚風俗而已故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周公作立政之書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又曰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其丁寧後人之意可謂至矣秦始皇之治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於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而秦遂以亡太史公曰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奸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然則法禁之多乃所以爲懸亡之具而愚闇之君猶以爲未至也杜子美詩曰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

牛毛又曰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其切中近朝之事乎
漢文帝詔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夫三老之卑而使之得率其意此文景之治所以至於移
風易俗黎民醇厚而上擬於成康之盛也

諸葛孔明開誠心布公道而上下之交人無間言以蕞爾
之蜀猶得小康魏操吳權任法術以御其臣而篡逆相仍
略無寧歲天下之事固非法之所能防也

叔向與子產書曰國將亡必多制夫法制繁則巧僭之徒
皆得以法爲市而雖有賢者不能自用此國事之所以日
非也善乎杜元凱之解左氏也曰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

法從人

宣公十二年傳解

前人立法之初不能詳究事勢豫爲變通之地後人承其

已弊拘於舊章不能更革而復立一法以救之於是法愈

繁而弊愈多天下之事日至於叢脞其究也耗而不行語

漢書董仲舒傳上下相蒙以爲無失祖制而已此莫甚

於有明之世如勾軍行鈔二事立法以救法而終不善者

也

宋葉適言國家因唐五代之極弊收斂藩鎮之權盡歸於

上一兵之籍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爲之也欲專

大利而無受其大害遂廢人而用法廢官而用吏禁防織

悉特與古異而威柄最爲不分雖然豈有是哉故人才衰

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

使之矣又曰今內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
以待之極一世之人志慮之所周浹忽得一智自以爲其
奇而法固已備之矣是法之密也然而人之才不獲盡人
之志不獲伸昏然俛首一聽於法度而事功日墮風俗日
壞貧民愈無告奸人愈得志此上下之所同患而臣不敢
誣也又曰萬里之遠嘖呻動息上皆知之雖然無所寄任
天下泛泛焉而已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羣
臣不與也夫萬里之遠皆上所制命則上誠利矣百年之
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其害如之何此外寇所以憑
陵而莫禦讎取所以最甚而莫報也

陳亮上孝宗書曰五代之際兵財之柄倒持於下藝祖皇

帝束之於上以定禍亂後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縣空虛而本末俱弱

洪武六年九月丁未命有司庶務更月報爲季報以季報之數類爲歲報凡府州縣輕重獄囚卽依律斷決不須轉發果有違枉從御史按察司糾劾令出天下便之

省官

光武中興海內人民可行而數裁十二三郢塞破壞亭燧絕滅或空置太守令長招還流民帝笑曰今邊無人而設長吏治之如春秋素王矣以故省并郡國及官僚屢見於史而總之曰兵革旣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以此知省官之故緣於少事今也

繁獄訟日以多而爲之上者主於裁省則天下之事必將
叢脞而不勝不勝之極必復增官而事不可爲矣

晉荀勗之論以爲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
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略
細苛宥小失有好變常以徼利者必行其誅所謂省事也
此按本之言爲治者識此可無紛紛於職官多寡之間矣

選補

漢宣帝時盜賊並起徵張敞拜膠東相請吏追捕有功效

者得壹切比三輔尤異

如淳曰壹切權時也趙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又循吏

傳左馮翊有二百石卒吏此之謂尤異也

天子許之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

十人是漢時縣令多取郡吏之尤異者是以習其事而無

不勝之患今則一以畀之初釋褐之書生其通曉吏事者
亦不一二而吏弱無能者且居其八九矣又不擇其人之
材而以揆籌投鉤爲選用之法是以百里之命付之闕茸
不材之人旣以害民而卒至於自害於是頽劇之區遂爲
官人之陷穽而年年更代其弊益深而不可振矣然漢時
之吏多通經術故張敞得而舉之宣帝得而用之今天下
儒非儒吏非吏則吾又不識用之何從也

于慎行筆塵言太宰富平孫公丕揚患中人請託難於從
違大選外官立爲掣籤之法一時宮中相傳以爲至公下
逮閭巷翕然稱誦而不知其非體也古人見除吏條格却
而不視以爲一吏足矣柰何衡鑑之地自處於一吏之職

而無順乘成亦已陋矣至於人才長短各有所宜資格
下各有所便資吏繁簡各有所咎道里遠近各有所準乃
一得之於民是掩鏡可以索照而折衡可以坐揣也從古
以來不聞此法

南人選南北人選北此昔年舊例宋政和六年詔知縣注
選雖甚遠無過三十驛三十驛者九百里也今之選人動
涉數千里風土不諳語音不曉而赴任寧家之費復不可
量是率天下而路也欲除銓政之弊豈必如此而後爲至
公邪夫人主苟能開誠布公則自大臣以下至於京朝官
無不可信之人而銓選之處有不必在京師者唐貞觀元
年京師穀貴始分人於雒州置選至開耀元年以關外道

途迢遞河雒之邑天下之中始詔東西二曹兩部分簡留
放既畢同赴京師謂之東選是東都一掌選也黔中嶺南

閩中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土人補授上元高宗三年八

月壬寅敕自今每年遣五品已上彊明清正官充南選使

仍令御史同往注擬杜子美有送魏同直充嶺南掌選崔
郎中判官詩曰選曹分五嶺使者歷

三湘儒學傳仲子陵蜀人典黔
中選補乘傳過家西人以爲榮大曆十四年十二月己亥

詔專委南選使停遣御史是黔中嶺南閩下各一掌選也

新書張九齡爲桂州都督兼嶺南按
察選補使而九齡又卽嶺南之人李峴傳曰代宗卽位

徵峴爲荆南節度江陵尹知江淮選補使又曰罷相爲吏

部尚書知江淮選舉置餘於洪州劉滋傳曰興元元年改

吏部侍郎在洪州知選事時京師寇盜之後天下旱蝗穀

價翔貴選人不能赴調乃命滋江南典選以便江嶺之人

是江南又一掌選也宋神宗詔川陝福建廣南八路之官

罷任迎送勞苦令轉運司立格就注免其赴選是亦參用

唐人之法

建炎南渡始詔福建二廣
關並歸吏部唯四川仍舊

今之議者必曰如此

多請託之門而啓受賕之徑豈唐人盡清廉而今人皆貪

濁邪夫子之告仲弓曰舉爾所知今之取士禮部以糊名

取之是舉其所不知也吏部以掣籤注之是用其所不知

也是使其臣拙於知人而巧於避事及乎赴任之後人與

地不相宜則吏治墮吏治墮則百姓畔百姓畔則干戈興

於是乎軍前除吏而并其所爲尺寸之法亦不能守豈若

廓然大公使人得舉其所知而明試以功責其成效於服

官之日乎唐太宗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五

品已上各舉一人

太宗開元九年敕京官五品已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各舉縣令一人視其政

善惡爲舉者賞罰

有明正統元年十一月乙卯敕在京三品以上

官各舉廉潔公正明達事體堪任御史者一人在京四品

官及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員外郎六科掌科

給事中各道掌道御史各舉廉慎明敏寬厚愛民堪任知

縣者一人吏部更加詳察而擢用之夫欲救今時之弊必

如此而後賢才可得政理可興也

自南北互選之後赴任之人動數千里必須舉積方得到

官而土風不諳語言難曉政權所寄多在猾胥昔唐之季

世嘗暫一行之於嶺南矣文宗開成五年十一月嶺南節

度使

度使盧鈞奏伏以海嶠擇吏與江淮不同若非諳熟土風
卽難搜求人瘼且嶺中往日之弊是南選今時之弊是北
資臣當管二十二州惟韶廣二州官僚每年吏部選授若
非下司貧弱令吏卽是遠處無能之流比及到官皆有積
債十中無一肯識廉恥臣到任四年備知情狀其潮州官
吏伏望特循往例不令吏部注擬且委本道求才若攝官
廉慎有聞依前許觀察使奏正事堪經久法可施行敕旨

依奏

二府元龜

唐書韓欽元和中爲桂管觀察使部二

卡餘州自參軍至縣令無慮三百員吏部所補纔十

一餘皆觀察使商才補職

歐陽詹泉州晉江人其先皆

爲本州州佐縣令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雖能遺文書

吏事不

肯北宦此固昔人以爲敝法而改絃者矣處台衡者其可

不用讀書人哉

掣籤之法未行選司猶得意爲注闕雖多有爲人擇地亦尚能爲地擇人自新法旣行並以聽之不可知之數而繁劇之區有累任不得賢令相繼禡斥者夫君子之道在乎至公存一避嫌之心遂至以人牧爲嘗試昔唐皎爲吏部侍郎當引入銓或云其家在蜀乃注與吳復有言親老先任江南卽唱之隴右史書以爲譏笑以此用人豈能致太平之理哉實錄言洪武四年正月壬辰河南府知府徐麟以母老居蘄之廣濟請終養詔改麟爲蘄州府知府俾就養其母聖主之興坦懷待物其所以勸羣臣者至矣

萬曆末常熟顧大韶作作籤傳其文倣毛穎傳爲之謂籤對主上言上而庶吉士科道之選下而鄉會試取士壹皆

用臣臣乃得展其材此憤世滑稽之言然以之曉人可謂罕譬而喻矣夫楚王之厭紐盆子之揆符古之人用以立帝立王而今日厯厯施之選人乎

唐時所謂銓者有留有放

唐書選舉志凡取人之法有四

辨正三日書楷法道美四日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均均以勞得者為留不得者為放

章二年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設長名勝宋白曰長名勝

定留放留者人選放者不得入選

長安志曰尚書省之南別有吏部選院謂之吏

部南院選人引集之所其勝列於院外楊國忠傳故事歲揭版南院為選式是也

已定注則過門

下侍中給事中按閱有不可黜之故放者多而留者少景

雲中以宋璟為吏部尚書李又盧從愿為侍郎皆不畏強

禦請謁路絕集者萬餘人留者三銓不過二千人服其公

宋時此法猶存孝宗乾道元年五月乙亥詔未銓試人毋得堂除未有若近代之一登科而受祿如持券者也

停年格

今之言停年格者皆言起於後魏崔亮今讀亮本傳而知其亦有不得已也傳曰遷吏部尚書時羽林新害張彝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前尚書李韶循常擢人衆情嗟怨亮乃奏爲格制不同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則先擢用沈滯者皆稱其能亮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以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

美定應十收六七而朝廷貢秀才止用其文不取其理察
孝廉惟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惟辨氏族不考人才至
於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屬當銓衡宜改張
易調如之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之士誰復脩厲名
行哉亮荅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時微幸得爲吏部
尚書常思同升舉直以報明主之恩乃其本願昨爲此格
有由而然今已爲汝所怪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古今不同
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
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羣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
遺才無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尚
書以一人之鑑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

究竟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哉今勳人甚多又羽
林八選武夫崛起不解書計惟可曠弩前驅指蹤捕噬而
已忽令垂組乘軒責以治效是所謂未曾操刀而使專割
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設令千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况
一人望一官何由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人選請
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
子產鑄刑書以救敝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
權宜哉仲尼有言知我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
其猶是也但令將來君子知吾意焉後甄琛元脩義城陽
王徽相繼爲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

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自亮始也

率數爲吏部尚書上言
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

使惟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歷次答貴魚執薄
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然觀其

答書之指攷其時事由羽林之變旣姑息於前武人之除
復濫開於後不得已而爲此例今也上無陵壓之勳人下
無謀呼之叛黨何疑何憚而不復前王之制乃以停年爲
斷乎

魏書辛雄傳上疏言自神龜末來專以停年爲選士無善
惡歲久先敘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案之吏以差次日月
爲功能銓衡之人以簡用老舊爲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
貪鄙委斗筭以其治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
求肆心縱意禁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
謬箕斂盈門囚執滿道二聖明詔寢而不遵畫一之法懸

而不用自此中外之民相將爲亂蓋由官授不得其人百
姓不堪其命故也嗚呼此魏之所以未久而亡也歎
北齊書文襄帝紀攝吏部尚書魏自崔亮以後選人當以
年勞爲制文襄乃輦故前式銓擢惟在得人又沙汰尚書
郎妙選人地以充之至於才名之士咸被薦擢

通典唐自高宗麟德以後承平旣久人康俗阜求進者衆
選人漸多總章二年襄行儉爲司列少常伯始設長名姓
歷榜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官資高下升降以爲故事其
後莫能革焉至玄宗開元十八年行儉子光庭爲侍中兼
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選
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又州縣亦無等

級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

格新唐書本傳初吏部求人不以資考爲限所獎拔惟其

格才往往得俊又任之士亦自奮其後士人猥衆專務趨

競銓品枉撓光庭懲之因行儉長各牒乃爲循資格凡官罷滿以若干選而集各有

差等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

級不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庸愚沈滯者皆喜謂

之聖書雖小有常規而掄才之方失矣其有異才高行聽

擢不次然有其制而無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資例而

已自宋以下年資之制大抵皆本於光庭也

宋孫洙資格論曰三代以下選舉之法上始終一切皆失

者其國家資格之制乎今賢材之伏於下者資格闕之也

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

格也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資格之人衆也萬事之所以抗
弊百吏之所以廢弛法制之所以頽爛決潰而不之救者
皆資格之失也惟天之生大賢大德也非以私厚其人將
使之輔生民之治者也惟人之有大材大智者非以獨樂
其身將以振生民之窮者也今小人累日而取貴仕君子
側身而困卑位賢者戴不肖於上而愚者役智者於下爵
不考德祿不授能故曰賢材之伏於下者資格闕之也才
足以堪其任小拘歲月而防之矣方不足以稱其位增累
考級而得之矣所得非所求也所求非所任也位不度才
功不索實故曰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今夫計歲
閱而爭年勞者日夜相鬪也有司躐一名差一級則攝衣

而羣爭媿矣其甚者或懷黃敕而置於丞相之前也其行
義去市賈者亡幾耳故曰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
來而暴一邑旣歲滿矣又去而虐一州也非以贓敗至死
不黜虎吏劓牙而食於民賢者鬱死於巖穴而赤子不得
愛其父母也故曰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者資格之人衆也
夫資格之法起於後魏崔亮而復行之於唐之裴光庭是
二子者其當世固已罪之不待後人之譏矣然而行之前
世不過數十年者也後得稱職者矯而更之故其患不大
今資格之弊流漫根結踵爲常法方且世世而遵行之矣
往者不知非來者不知矯故曰萬事抗弊百吏廢弛法制
頽爛決潰而不之救也雖然不無小利也小便也利之者

蠢愚而廢滯者也便之者耄老而庸昏者也而於天下國家焉則大失也大害也然而提選部者亦以是法爲簡而易守也百品千羣不復銓敘人物而綜覈功實一吏在前勘簿呼名而授之矣坐廟堂者亦以是法爲要而易行也大官大職列籍按氏差第日月還然而登之矣上下相冒而賢材去愈遠可爲太息也爲今之急誠宜大蠲弊法簡拔異能爵以功爲先後用以才爲序次無以積勤累勞者爲高敘無以深資久考者爲優選智愚以別善否陳前而萬事不治庶功不熙者臣愚未嘗聞也

金章宗謂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資歷循資之法起於唐代如此何以得人平章政事張汝霖對曰不拘資格所以

待非常之材上曰崔祐甫爲相未踰年薦八百人豈皆
常之材與

銓選之害

宋葉適論銓選之害曰夫甄別有序黜陟不失者朝廷之
要務也故自一命以上皆欲用天下之所賢者而不以便
其不肖者之人竊怪人主之立法常爲不肖者之地而消
靡其賢才以俱入於不肖而已而其官最要其害最甚者
銓選也吏部者朝廷喉舌之處也尚書侍郎者天子貴近
之臣也處之以其地任之以其官與之以甄別黜陟天下
士大夫之柄而乃立法以付之曰吾一毫不信汝也汝一
毫不自信也其人之賢否其事之罪功其地之遠近其資

之先後其祿之厚薄其闕之多少則曰是一切有法矣天下法度之至詳曲折詰難之至多士大夫不能一舉措手足者顧無甚於銓選之法也嗚呼與人以官賦人以祿生民之命致治之本由此而出矣柰何舉天下之大柄而自束縛蔽蒙之乃爲天下大弊之源乎雖然是幾百年於是矣其相承者非一人之故學士大夫勤身苦力誦說孔孟傳道先王未嘗不知所謂治道者非若今日之法度也及其一旦之爲是官噤舌拱手四顧吏胥以問其所當知之法令吏胥上下其手以視之其人亦抗然自辨曰吾有司也固當守此法而已嗟夫豈其人之本若是陋哉陛下有是名器爲鼓舞羣動之具與奪進退以叙天下何忍襲數

百年之弊端汨沒於區區壞爛之法以消靡天下之人才而甘心以便其不肖如此則治道安從出而治功安從見哉況自唐中世以前吏部用人之意猶有可攷今之所循者乃其衰亂之餘弊耳百王之常道不容於陛下而不復也

楊萬里作選法論其上篇曰臣聞選法之弊在於信吏而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故吏部之權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適足以爲吏取富之源而不足以爲朝廷爲官擇人之具所謂尚書侍郎二官者據案執筆閉目以書紙尾而已且夫吏之犯法者必治而受賂者必不赦朝廷之意豈真信吏而不信官者邪非朝廷之意也法也意則信官也

法則未嘗信官也朝廷亦不自信也天子不自信則法之
可否孰決之決之吏而已矣夫朝廷之立法本以防吏之
爲姦而其用法也則取於吏而爲決則是吏之言勝於法
而朝廷之權輕於吏也其言至於勝法而其權至重於朝
廷則吏部長貳安得而不吏之奉哉長貳非曰奉吏也曰
吾奉法也然而法不決之於官而決於吏非奉吏而何夫
是之謂信吏而不信官今有一事於此法曰如是可如是
而不可士大夫之有求於吏部有持牒而請曰我應夫法
之所可行而吏部之長貳亦曰可宜其爲可無疑也退而
吏出寸紙以告之曰不可旣曰不可矣宜其爲不可無改
也未幾而又出寸紙以告之曰可且夫不可者有一定

之法而用不可之法者無一定之論何爲其然也吏也
士大夫之始至也恃法之所可亦恃吏部長貳之賢而不
謁之吏故與長貳而可之退而問之吏吏曰法不可也長
貳無以語則亦曰然士大夫於是不決之法不請之長貳
而以市於吏吏曰可也而勿亟也何長貳之遺忘而盡取
其諾昨奪而今與朝然而夕不然長貳不知也朝廷不訶
也吏部之權不歸之吏而誰歸夫其所以至此其始也有
端其積也有漸而其成也植根甚固而不可動搖矣然則
曷爲端其病在於忽大體謹小法而已矣吏者從其所謹
者而中之并與其所忽者而竊之此其爲不可破也且朝
廷何不思之曰吾之銓選果止於謹小法而已則一吏執

筆而有餘也又焉用擇天下之賢者以爲尚書侍郎也哉
則吾之所以任尚書侍郎者殆不止於謹小法而已是故
莫若略小法而責大體使知小法之有所可否初無繫於
大體之利害則吏部長貳得以出意而自決之要以不失
夫銓選之大體而不害夫立法之大意而已責大體而略
小法則不決於吏而吏之權漸輕吏權漸輕然後長貳之
賢者得以有爲而選法可以漸革也其下篇曰臣聞吏部
之權不異於宰相亦不異於一吏夫宰相之與一吏不待
智者而知其懸絕也旣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又曰亦
不異於一吏者何也今夫進退朝廷之百官賢者得以用
而不肖者得以黜此宰相之權也注擬州縣之百官下至

於簿尉而上至於守貳此吏部之權也朝廷之百官自大科異等與夫進士甲科之首者未有不由於吏部也未有不由於吏部而官者今日之簿尉未必非他日之宰相而況今日宰相之所進退者臺閣之所布列者皆前日之升階揖侍郎者也故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雖然吏部之所謂注擬何也始入官者則得簿尉自簿尉來者則得令丞推而上之至於幕職由是法也又上之至於守貳由是法也其宜得者則曰應格其不宜得者則曰不應格曰應格矣雖貪者疲悞者老耄者乳臭者愚無知者庸無能者皆得之得者不之媿與者不之難也曰不應格矣雖真賢實能廉潔守志之士皆不得也不得者莫之怨不與者莫

之恤也吏部者曰彼不媿不怨吾事畢矣如募焉書其役之高下而甲乙之按其役之遠近而勞逸之呼一吏而閱之簿盡矣此縣令之以止小民之爭也吏部注擬百官而寄之以天下之民命乃亦止於止爭而已矣故曰亦不異於一吏今吏部亦有所謂銓量者矣揖之使書以觀其能書乎否也召醫而視之以探其有疾與否也贊之使拜以試其視聽之明暗筋力之老壯也曰銓量者如是而已矣而賢不肖愚智何別焉昔晉用山濤爲吏部尚書而中外品員多所啓拔宋以蔡廓爲吏部尚書廓先使人告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荅云黃散以下皆委廓猶以爲失職遂不拜蓋古之吏部雖黃門

散騎皆由吏部之較選是當時之爲吏部者豈亦止取若

今所謂應格者而爲黃散哉抑將止取今所謂銓量者而

爲黃散邪

宋史蘇紳傳上言古者自黃散而下及隋之六品皆之五品皆吏部得專去留今審官院流內

銓則古之吏部三班院古之兵部不問官職之閒劇才能之長短惟以資歷淺深爲先後有司但主簿籍而已欲賢不肖有別不可得也臣願朝廷稍增重尚書之權使之得以察百官

之能否而與奪之如丞簿以下官小而任輕者固未能人而察之也至於縣宰之寄以百里之民者守貳之寄以

一郡之民者豈不重哉且天下幾州一州幾縣一歲之中

居者待者之外到部而注擬縣宰者幾人守貳又幾人則

亦不過三數百而已以一歲三數百之守貳縣宰而散之

於三百六旬之日月則一日之注擬者絕多補寡亦無幾

爾一歲之間而不能察三數百人之能否則其爲尚書者亦偶人而已矣月計之而不粗歲計之而不精則其州縣之得人豈不十而五六哉雖不五六豈不十而三四哉以此較彼不猶愈乎或曰尚書之權重則將得以行其私柰何是不然昔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而德宗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賂者贄諫之曰陛下擇相亦不出臺省長官之中豈有爲長官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則可擇千百員俟其要在於精擇長吏贄之說盡矣今朝廷百官孰非宰相進擬者而不疑也至於吏部長貳之注擬而獨疑其私乎精擇尚書而假之以與奪之權使得精擇守貳縣宰而無專拘之以文法庶乎天下不才之吏可

以汰而天下之治猶可以復起也與

紹興三十二年吏部侍郎凌景夏言國家設銓選以聽羣吏之治其掌於七司著在令甲所守者法也今升降於胥吏之手有所謂例焉長貳有遷改郎曹有替移來者不可復知去者不能盡告索例而不獲雖有強明健敏之才不復致議引例而不當雖有至公盡理之事不復可伸貨賂公行姦弊滋甚嘗觀漢之公府有辭訟比尚書有決事比比之爲言猶今之例今吏部七司宜置例冊凡經申請或堂白或取旨者每一事已命郎官以次擬定而長貳書之於冊永以爲例每半歲上於尚書省仍關御史臺如此則巧吏無所施而銓敘平允矣淳熙元年參知政事龔茂良

言法者公天下而爲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壞天下之公者也昔之患在於用例破法今之患在於因例立法自例行而法廢矣故諺稱吏部爲例部是則銓政之害在宋時卽已患之而今日尤甚所以然者法可知而例不可知史胥得操其兩可之權以市於下世世相傳而雖以朝廷之力不能拔而去之甚哉例之爲害也又豈獨吏部然哉

古無例字只作列禮記間傳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
附下附列也注列等比也釋文徐龜音列卽後人例字至
漢書何武傳曰欲除吏先爲科例以防請託杜欽傳曰不
爲陛下廣持平例王莽傳曰大傳平晏從吏過例始加人
例作

寇萊公爲相章聖嘗語兩府欲擇一人爲馬步軍指揮使公方議其事更有以文籍進者公問何書對曰例簿也公

曰朝廷欲用一衙官尚須檢例邪安用我輩壞國政者正
由此爾司馬溫公與呂惠卿論新法於上前溫公曰三司
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爲
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
則胥史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

員缺

員缺之名自晉時已有之晉書王蘊傳遷尚書吏部郎每

一官缺求者十輩

世說注引山濤啓事曰吏部郎史曜出缺處當選

魏書元脩義

傳遷吏部尚書時上黨郡缺申散大夫高居求之至唐趙

憬審官六議遂有人少闕

缺字同

多人多闕少之語而崔湜

以中書侍郎知吏部選事至逆用三年員闕令狐咍在吏

部楊炎爲侍郎至分闕以惡闕與炎其名相傳至今不改矣

舊唐書德宗紀御史大夫崔從奏兵戎未息仕進頗多比來每至選集不免據闕留人嘗歎遺才仍招怨望此亦似今之截留候選也

大唐新語劉思立爲考功員外于憲爲河南尉思立今日亡明日選人有索憲闕者載淡咨嗟以爲名教所不容乃書其無行注名籍其人比出選門爲衆目所視衆口所訾亦趨起而失步矣朝廷咸謂載能振理風俗自今言之不過索一丁憂之闕亦何至見擯於清議邪不知由是心推之則有其親未死而設爲機阱以謀奪其處亦人情之所

必至者矣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苟反是而充之其亦何所不至邪顛後之持銓衡者常以正風俗爲心則國家必有得人之慶矣約之內故八科亦以

日知錄卷之八

於書論也

使彼乘相如而習今日之經義則必不能知其文意也
仲孫武而論今日之科條則必不能知其經義也
敗壞六科之具以劫姦宄而得之者什二以下文

之律

卷之八

...

部州勢獨倚關至勢關以懸關與矣其行

矣

世宗皇帝行入御史大夫在後矣其戎木冠法

斗色之冠其不以厥國諸人君教之不仍

曰朕繼述文人也

一

一

國宋必有其人矣

一

一

一

日知錄卷之九

人材

宋葉適言法令日繁治具日密禁防束縛至不可動而人之智慮自不能出於繩約之內故人材亦以不振今與人稍談及度外之事輒搖手而不敢爲夫以漢之能盡人材陳湯猶扼腕於文墨吏而况於今日乎宜乎豪傑之士無以自奮而同歸於庸懦也

使枚乘相如而習今日之經義則必不能發其文章使管仲孫武而讀今日之科條則必不能運其權畧故法令者敗壞人材之具以防姦宄而得之者什三以沮豪傑而失之者常什七矣

自萬曆以上法令繁而輔之以教化故其治猶爲小康萬曆以後法令存而教化亾於是機變日增而材能日減其君子工於絕纓而不能獲敵之首其小人善於盜馬而不肯救君之患誠有如墨子所云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呂氏春秋所云處官則荒亂臨財則貪得列近則持諫將衆則罷怯又如劉蕡所云謀不足以翦除姦兇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閭里者嗚呼吾有以見徒法之無用矣

寶錄言宣德五年八月丙戌上罷朝御文華殿學士楊溥等待上問庶官之遷何術而可以盡得其人溥對曰嚴薦

舉精考課何患不得上曰近代有罪舉主之法夫以一言之薦而欲保其終身不亦難乎朕以爲教養有道人材自出漢董仲舒言素不養士而欲求賢猶不琢玉而求文采此知本之論也徒循三載考績之文而不行三物教民之典雖堯舜亦不能以成允釐之治矣

保舉

宋史元祐初司馬光爲相奏曰爲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臯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故孔門以四科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而識短見狹士有恬退滯淹或孤寒遺逸豈

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莫

若使有位達官各舉所知然後克叶至公野無遺賢矣欲

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

可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

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舉知州以上資序五

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

顧問科同上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同上八曰善聽獄訟

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同上十曰練

習法令能斷請讞科同上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舍諫議寄

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大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學士至

待詔每歲須於十科內舉三人仍具狀保任中書置籍記

之異時有事須材卽執政案籍視其所嘗被舉科格隨事
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
所賜誥命仍備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謬舉之
罪所貴人人重慎所舉得才光又言朝廷執政惟八九人
若非交舊無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循私之嫌兼所取至狹
豈足以盡天下之賢才若採訪毀舉則情僞萬端與其聽
游談之言曷若使之結罪保舉故臣奏設十科以舉士其
公正聰明可備監司誠知請屬挾私所不能無但有不如
所舉譴責無所寬宥則不敢妄舉矣

明王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韓非子云王登爲中牟令

呂氏

春秋作
任登

言中牟士中章胥已襄主曰子見之我將以爲中

大夫其相室曰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主曰我取登旣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此執要之論也善乎子夏之告樊遲也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唐書崔祐甫爲相薦舉惟其人不自信畏推至公以行日除十數人未逾年除吏幾八百員多稱允當帝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邪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若素不知聞何繇得其實帝以爲然以德宗之猜忌而猶能聽之愈乎近代之人主也

李絳傳德宗問多公親舊

何邪祐甫對曰所問當與不當耳非臣親舊孰知其才其不知者安敢與官時以爲名言

正統三年十一月乙未行在通政司左通政陳恭言古者
擇任庶官悉由選部是以職任專而事體一頃者令朝臣
各薦所知恐開私謁之門而長奔競之風乞令杜絕一歸
銓部事下行在吏部尚書郭璣等覆奏曰往時朝廷慮興
銓者未盡知人故勅廷臣各舉所知其法良矣脫有徇私
邦憲昭然誰肯同蹈今恭聽流言而尼良法未見其當也
乞令仍舊從之

關防

隋書酷吏傳庫狄士文爲貝州刺史凡有出入皆封署其
門僮僕無敢出外此今日居官通例而史以爲異事豈非
當日法制雖嚴而關防未若今之密乎未世人習澆訛防

閑日甚少不禁飭則奸宄之徒投閒抵隙無所不至長吏到官以關防爲第一義然愚以爲但無至公之心以御之稱世說晉文王親愛阮嗣宗阮從容言嘗游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爲東平太守文王從其意阮騎驢徑到郡至則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然後教令一郡清肅十餘日復騎驢去唐姚合爲武功尉其縣居詩曰朝朝門不開長似在山時在曠達之士猶且爲之而況於大賢也

大唐新語姜晦爲吏部侍郎性聰悟識理體舊制吏曹舍宇悉布棘以防令史與選人交通及晦領選事盡除之大開銓門示無所禁有私引置者晦輒知之召問莫不首伏初朝廷以晦改革前規咸以爲不可竟銓綜得所賄賂不

行舉朝歎服

大祖實錄洪武二十年八月壬申上謂刑部尚書唐鐸工部侍郎秦逵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等曰朕初於文籍設關防印記者本以絕欺蔽防奸偽特一時權宜爾果正人君子焉用是爲自今六科有關防印記俱銷之仍移文諸司使知朕意

封駁

人主之所患莫大乎唯言而莫予違齊景公燕賞於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公怒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

晏子春秋

此畜君之詩所爲作也漢

哀帝封董賢而丞相王嘉封還詔書

胡三省曰後世給舍封駁本此

鍾離意爲尚書僕射數封還詔書自是封駁之事多見於史而未以爲專職也唐制凡詔勅皆經門下省事有不便

得以封還而給事中有駁正違失之掌著於六典

唐書給事中在

漢爲加官至唐屬之門下省使之駁正奏抄塗竄詔勅之不便

如袁高崔植韋弘景狄兼

蒼鄭肅韓休韋溫鄭公輿之輩竝以封還勅書垂名史傳亦有召對慰諭如德宗之於許孟容中使嘉勞如憲宗之於薛存誠者而元和中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勅有不可者卽於黃紙後批之吏請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也何名批勅宣宗以右金吾大將軍李燧爲嶺南節度使已命中使賜之節給事中蕭倣封還制書上方奏樂不暇別召中使使優人追之節及燧門而返人臣執法之正

人主聽言之明可以竝見

德宗時盧杞移使州刺史制出給事中袁高執之不下擢

浙東觀察判官齊總爲衡州刺史給事中許孟容封還詔

書憲宗末皇甫鏽奏減內外宮俸以助國用給事中崔

植封還勅書穆宗時授李嗣四門助教給事中鄭肅韓

欽封還制書劉士涇懼太僕卿給事中韋弘景封還詔

書文宗時赦官典犯贓者給事中狄兼舉封還勅書

宣宗時赦康季榮擅用官錢給事中封還勅書懿宗時

貶右補闕王諳給事五代廢弛宋太宗淳化四年六月戊

寅始復給事中封駁而司馬池猶謂門下雖有封駁之名

而詔書一切自中書以下非所以防過舉也明代雖罷門

下省長官而獨存六科給事中以掌封駁之任旨必下科

其有不便給事中駁正到部謂之科參

若曰抄出駁之六抄出寢之是也

部之官無敢抗科參而自行者故給事中之品卑而權特

重萬曆之時九重淵默泰昌以後國論紛紜而維持禁止

往往賴抄參之力

天啓六年大理寺正許志吉以請旌母節事爲禮科右給事中張惟一抄參具

疏申辯奉旨參駁係科臣執掌許志吉險辭飾辯著罰俸三箇月

今人所不知矣

元城語錄曰王安石薦李定時陳襄彈之未行已擢監察

御史裏行宋次道封還詞頭辭職

清波雜志唐制唯給事得封還詔書富鄭公知

制詔日封劉從愿妻遂國夫人公乃繳還詞頭罷之次直後人遂踵而行之中書舍人繳還詞頭自此始

呂大臨再封還之最後付蘇子容又封還之更奏復下至

於七八子容與大臨俱落職奉朝請名譽赫然此乃祖宗

德澤百餘年養成風俗與齊太史見殺三人而執筆如初

者何異

部刺史

漢武帝遣刺史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

以六條問事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陵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倍公向私旁誦牟利侵漁百姓聚歛爲奸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刻暴剝削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遷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怙倚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又令歲終得乘傳奏事夫秩

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權之重此小大相制內外相維之意

也元城語錄漢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二州秩分行郡國秩六百石而得按二千石不法其權最重秩卑則其人激昂權重

則能行志本自秦時遣御史出監諸郡史記言秦始皇

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蓋罷侯置守之初而

已設此制矣

漢書百官表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遺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

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員十三人

成帝末翟方進何武乃言春秋之義

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

不相準請罷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而朱博以漢家故

事置部刺史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州牧秩真二千石

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

效陵夷奸軌不勝於是罷州牧復置刺史

後漢書劉焉傳靈帝政化衰缺

四方兵寇焉以刺史威輕建議改爲牧伯請選重臣以居其任從之州任之重自此而始

劉昭之論以

爲刺史監糾非法不過六條傳車周流匪有定鎮秩裁六

百未生陵犯之釁成帝改牧其萌始大

唐戴叔倫撫州刺史廳壁記云漢置

十三部刺史以察舉天下非法通籍殿中乘傳奏事居靡定處擅不收人

合二者之言觀之則

州牧之設中材僅循資自全强者至

景伯爲太子

子右庶子與太子舍人盧備議今天下諸州分隸都督專生殺刑賞使授非其人則權重釁生非強幹弱枝之誼願罷都督留御史以時按察秩卑然後知刺史六條爲百代

不易之良法而今之監察御史巡按地方爲得古人之意

矣

唐書監察御史掌分察百寮巡按州縣

又其善者在於一年一代夫守令

之官不可以不久也監臨之任不可以久也久則情親而

弊生望輕而法玩故一年一代之制又漢法之所不如而

察吏安民之效已見於二三百年者也

唐李嶠請十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

爲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姦訛觀採風俗此法正明代所行

若夫倚勢作威受賕

不法此特其人之不稱職耳不以守令之貪殘而廢郡縣

豈以巡方之濁亂而停御史乎至於秩止七品與漢六百

石制同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金華應氏曰方伯者天子所任以總乎外者也又有監以臨之蓋方伯權重則易專大夫位卑則不敢肆此大小相維內外相統之微意也何病其輕重不相準乎夫不達前人立法之意而輕試變更未有不召亂而生事者吾於成哀之際見漢治之無具矣

唐自太宗貞觀二十年遣大理卿孫伏伽黃門侍郎褚遂良等二千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黜陟官吏帝親自臨決牧守已下以賢能進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其流罪已下及免黜者數百人已後頻遣使者或名按察或名巡撫至玄宗天寶五載正月命禮部尚書席豫等分道巡按

天下風俗及黜陟官吏此則巡按之名所繇始也

玄宗開元二十三年二月辛亥置十道採訪處置使詔曰
言念蒼生心必徧於天下自古良牧福猶濶於京師所以
歷選列城聿求連率豈徒刺察將委輯寧朝散大夫檢校
御史中丞關內宣諭賑給使上柱國盧絢等任寄已深聲
實兼茂咸貫通於理道益純固於公心或華髮不衰或白
圭無玷可以軌儀郡國康濟黎元間歲已來數州失稔頗
致流冗能勿軫懷而吏或不畏不仁不安不便誠須矯過

必在任賢庶蠲疾苦之源以協大中之義若令行一道利

乃萬人朕所設官以俟能者

唐開元中或請選擇守令停採訪使姚崇奏上道採訪猶

未盡得人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守令皆稱其職

于文定筆塵曰元時風憲之制在內諸司有不法者監察御史劾之在外諸司有不法者行臺御史劾之卽今在內道長在外按臺之法也惟所謂行臺御史者竟屬行臺歲以八月出巡四月還治乃長官差遣非繇朝命其體輕矣本朝御史總屬內臺奉命出按一歲而更與漢遣刺史法同唐宋以來皆不及也

唐中宗神龍二年遣十道巡察使
詔二周年一替 韋忠謙言御史

一出當動搖山嶽震懼
州縣木朝多有其人

金史宗雄傳自熙宗時遣使廉問吏治得失世宗卽位凡數歲輒一遣黜陟之故大定之間郡縣吏皆奉法百姓滋殖號爲小康章宗卽位置九路提刑使

此卽今按察使

六條之外不察

漢時部刺史之職不過以六條察郡國而已不當與守令

事

三國志司馬宣王報夏侯大初書曰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傳車

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法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爲官司耳故朱博爲冀州刺史勅告吏

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鮑宣爲豫州

牧以聽訟所察過詔條被劾而薛宣上疏言吏多苛政政

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

多與郡縣事翟方進傳言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

應條輒舉自刺史之職下侵而守令始不可爲天下之事

猶治絲而棼之矣漢書翟方進傳刺史不循守條

太祖實錄淇武二十一年四月諭按治江西監察御史花

綸等自今惟官吏貪墨鬻法及事重者如律逮問其細事

母得苛求

秦隋以後刺史

秦置御史以監諸郡漢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

元封五年初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魏晉以下爲刺史持

節都督

魏志言自漢季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於外非若曩時司察之任而已漢時止十三州至梁時

南方一徧之地

遂置一百七州隋文帝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杜氏通

州治民職同郡守

無復刺舉之任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職廢後雖有刺史

皆太守之互名

有時改郡爲州則謂之刺史有時改州爲郡則謂之太守一也非舊刺史

之職理一郡而已由此言之漢之刺史猶今之巡按御史

魏晉以下之刺史猶今之總督隋以後之刺史猶今之知

府及直隸知州也

新唐書地理志曰唐興高祖改郡爲州太守爲刺史

宋真宗咸平四年左司諫知制誥楊億疏言昔自秦開郡
置守漢以天下爲十三部命刺史以領之自後因郡爲州
以太守爲刺史降及唐氏亦嘗變更曾未數年又仍舊貫
今多命省署之職出爲知州又設通判之官以爲副貳此
權宜之制耳豈可爲經久之訓哉臣欲乞諸州並置刺史
以戶口多少置其俸祿分中下上緊望雄之等級品秩之
制率如舊章與常參官比視階資出入更踐省去通判之
目但置從事之員建廉察之府以統臨按輿地之圖而區
處昔太平興國初詔廢支郡出於一時十國爲連周法斯
在一道置使唐制可尋至若號令之行風教之出先及於
府府以及州州以及縣縣及鄉里自上而下由近及遠譬

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提綱而衆目張振領而羣毛理由是言之支郡之不可廢也明矣臣欲乞復置支郡隸於大府量地里而分割如漕運之統臨名分有倫官業自舉又觀唐制內外官奉錢之外有祿米職田又給防閣庶僕親事帳內執衣白直門夫各以官品差定其數歲收其課以資於家本司又有公廨田食本錢以給公用自唐末離亂國用不充百官奉錢竝減其半自餘別給一切權停今郡官於半奉之中已是除陌又於半奉三分之一內其二以他物給之鬻於市廛十裁得其一二曾餬口之不及豈代耕之足云昔漢宣帝下詔云吏能勤事而奉祿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遂加吏奉著於策書竊見今之結髮登朝陳

力就列其奉也不能致九人之飽不及周之上農其祿也
未嘗有百石之入不及漢之小吏若乃左右僕射百僚之
師長位莫崇焉月奉所入不及中軍千夫之帥豈稽古之
意哉欲乞今後百官奉祿襍給並循舊制既豐其稍入可
責以廉隅官且限以常員理當減於舊費觀此則今代所
循大抵皆宋之餘弊矣

知縣

知縣者非縣令而使之知縣中之事

知猶管也

杜氏通典所謂

檢校試攝判知之官是也唐姚合爲武功尉作詩曰今朝
知縣印夢裏百憂生唐人亦謂之知印其名始於貞元已
後其初尚帶一權字白居易集有裴克諒權知華陰縣令

制曰華陰令卒非選補時

唐制凡選始於孟冬終於季春唐殷傳貞觀中官吏部侍郎

先是選集四時補擬不爲限暇請以多初集盡季春止後遂爲法

調租勉農政不可缺前

鎮國軍判官試大理評事裴克諒久佐本府頗有勤績屬

邑利病爾必周知宜假銅墨試其才理待有所立方議正

名是權知者不正之名也至於普設知縣則起自宋初本

朝事實云五代任官凡曹掾簿尉之齷齪無能以至昏老

不任驅策者始注縣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誅求刻剝

猥迹萬狀至優譚之言多以令長爲笑

魏泰東軒筆錄同

建隆三

年始以朝官爲知縣其間復參用京官或幕職爲之宋史

言宋初內外所授官多非本職惟以差遣爲資歷建隆四

年詔選朝士分治劇邑大理正奚嶼知館陶監察御史王

祐知魏楊應夢知永濟屯田員外郎于繼徽知臨清常叅
官宰縣自此始又曰初州郡多闕官縣令選尤猥下多爲
清流所鄙薄每不得調乃詔吏部選幕職官爲知縣自此
以後遂罷令而設知縣沿其名至今

雲麓漫鈔曰唐制縣令闕佐官攝令曰知縣事李翱任工
部誌文云攝富平尉知縣事是也今差京官曰知縣差選
人曰令與唐異矣

宋時結銜曰以某官知某府事以某官知某州事以某官
知某縣事以其本非此府此州此縣之正官而任其事故

云然

山堂考索藝祖開基名諸鎮會于京師賜第以留之
分命朝臣出守列郡號權知軍州事軍謂兵州謂民

也于慎行筆塵曰宋時大縣四千戶以上選朝官知小
縣三千戶以下選京官知故知縣與縣令不同以京朝官

之銜知某縣事非外吏也如建隆三年寃今則直云某

旬令候陟以清幹聞擢左拾遺知縣事是也

府知府某州知州某縣知縣文複而義舛矣

北史元文遙傳

五代選

令必皆鄙猥之人自古以來以社稷民人寄之庸瑣者有此二敗以今準古得無同之

知州

宋葉適言五代之患專在藩鎮藝祖思靖天下以爲不削節度則其禍不息於是始置通判以監統刺史而分其柄

命文臣權知州事使名若不正任若不久者以輕其權

宋敏

求曰凡節度州爲三品刺史州爲五品國初曹翰以觀察使判潁州是以四品臨五品州也同品爲知隔品爲判自後唯輔臣宣徽使太子太監當知權稅都監總兵戎而太保僕射爲判餘並爲知州

守者

卽刺史

塊然徒管空城受詞訴而已諸鎮皆束手請命

歸老宿衛昔日節度之害盡去而四方萬里之遠奉尊京城文符朝下期會夕報伸縮緩急皆在朝廷矣是宋初本有刺史而別設知州以代其權後則罷刺史而專用知州以權設之名爲經常之任矣

新唐書元和初李吉甫爲相病方鎮疆恣爲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爲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餘人爲刺史宋祖之以京官臨制州縣蓋趙公開其端矣

知府

唐制京郡乃稱府至宋則潛藩之地皆升爲府宋初太宗眞宗皆嘗爲開封府尹後無繼者乃設權知府一人以待

制以上充

皇朝政畧凡命知府必帶權字以翰林爲之翰
林學士及推學士若待制則權發遣而已

游渭南集權知
府自李符始

崇寧三年蔡京乞罷權知府置牧尹各一

員牧以皇子領尹以文臣充是權知府者所以避京尹之

名也今則直命之爲知府非也

守令

所謂天子者執天下之大權者也其執大權奈何以天下
之權寄之天下之人而權乃歸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於
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權以各治其事而天
子之權乃益尊後世有不善治者出焉盡天下一切之權
而收之在上而萬幾之廣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

沈約宋
書論曰

孝建泰始主威獨運空置百司權
不外假而州政糾縻理難偏通

而權乃移於法於是多

爲之法以禁防之雖大姦有所不能踰而賢智之臣亦無
能效尺寸於法之外相與兢兢奉法以求無過而已於是
天子之權不寄之人臣而寄之吏胥是故天下之尤急者
守令親民之官而今日之尤無權者莫過於守令守令無
權而民之疾苦不聞於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國命乎書
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蓋至於守令日輕而
胥史日重則天子之權已奪而國非其國矣尚何政令之
可言耶削考功之繁科循久任之成效必得其人而與之
以權庶乎守令賢而民事理此今日之急務也

元吳淵穎歐陽氏急就章解後序曰今之世每以三歲爲
守令滿秩曾未足以一新郡縣之耳目而已去又况用人

不得專辟臨事不得專議錢糧悉拘於官而不得專用軍
卒弗出於民而不得與聞蓋古之治郡者自辟令丞唐世
之大藩亦多自辟幕府僚屬是故守主一郡之事或司金
穀或按刑獄各有分職守不煩而政自治雖令之主一邑
丞則贊治而掌農田水利主簿掌簿書尉督盜賊令亦不
勞獨議其政之當否而已今自一命而上皆出於吏部通
一事公堂完署甲是乙否吏或因以爲奸勾稽文墨補苴
罅漏塗擦歲月填塞辭欵而益不能以盡民之情狀至於
唐世之賦上供送使留州自有定額兵則郡有都試而惟
守之所調遣宋之盛時歲有常貢官府所在用度贏餘過
客往來應賜豐厚故士皆樂於其職而疾於赴功兵雖不

及於唐義勇民丁團結什伍衣裝弓弩坐作擊刺各保鄉
里敵至卽發而郡縣固自兼領者也今則官以錢糧爲重
不留贏餘常俸至不能自給故多贓吏兵則自近戍遠旣
爲客軍尺籍伍符各有統帥但知坐食郡縣之租稅然已
不復繫守令事矣夫辟官泄政理財治軍郡縣之四權也
而今皆不得以專之是故上下之體統雖若相維而令不
一法令雖若可守而議不一爲守令者旣不得其職將欲
議其法外之意必且玩常習故辟嫌礙例而皆不足以有
爲又況三時耕稼一時講武不復古法之便易而兵農益
分遇歲一儉郡縣之租稅悉不及額軍無見食東那西挾
倉廩空虛而郡縣無復贏蓄以待用或者水旱洊至閭里

蕭然農民菜色而郡縣且不能以振救而坐至流亡是以
言蒞事而事權不在於郡縣言興利而利權不在於郡縣
言治兵而兵權不在於郡縣尚何以復論其富國裕民之
道哉必也復四者之權一歸於郡縣則守令必稱其職國
可富民可裕而兵農各得其業矣

宋理宗淳祐八年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陳求魯奏今
日救弊之策大端有四宜採夏侯太初併省州郡之議俾
縣令得以直達於朝廷用宋元嘉六年爲斷之法俾縣令
得以究心於撫字法藝祖出朝紳爲令之典以重其權遵
光武擢卓茂爲三公之意以激其氣然後爲之正其經界
明其版籍約其妄費裁其橫歛此數言者在今日亦可采

而行之

舊唐書烏重胤傳元和十三年爲橫海節度使上言曰臣以河朔能拒朝命者其大畧可見蓋刺史失其職反使鎮將領兵事若刺史各得職分又有鎮兵則節將雖有祿山思明之姦豈能據一州爲畔哉所以河朔六十年能拒朝命者祇以奪刺史縣令之職自作威福故也臣所管德棣景三州已舉公牒各還刺史職事訖應在州兵竝令刺史收管從之繇是法制修立各歸名分是後雖幽鎮魏三州以河北舊風自相更襲在滄州一道獨稟命受代自重胤制置使然也

祖宗朝凡大府知府之任多有賜勅然無常例成化四年

七月廉州府知府邢正將之任以廉州密邇珠池喉襟交
趾近爲廣西流賊攻陷城邑生民凋弊特請賜勅從之吉
安府知府許聰將之任以吉安多強宗豪右詞訟繁興亦
請賜勅俾得權宜處置從之

刺史守相得召見

兩漢之隆尤重太守史言孝宣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
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
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
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當日太守
常得召見或賜璽書堂陛之間不甚潤絕文帝謂季布曰
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武帝賜嚴助書久不聞問具

以春秋對母以蘇秦縱橫賜吾丘壽王書子在朕前之時

知畧輻湊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師古曰太守都尉皆

二千石今壽王爲都尉不置太守故云四千石也職事竝廢盜賊縱橫甚不稱在

前時何也光武勞郭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伋爲潁州太守

河潤九里冀京師竝蒙福也天下之大不過數十郡國而

二千石之行能皆獲簡於帝心是以吏職修而民情達以

視後世之寄耳目於監司飾功狀於文簿者有親疎繁簡

之不同矣其在唐時猶存此意玄宗開元十三年上自選

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爲刺史命宰相諸王餞於雒

濱御書十韻詩賜之宣宗時李行言自涇陽縣令除海州

刺史李君奭自醴泉令除懷州刺史皆采之民言擢以御

筆入謝之日處分州事萬里之遠如在階前夫人主而欲親民必自其親大吏始矣

冊府元龜憲宗元和三年二月勅許新除官及刺史等假日於宣政門外謝便進狀辭其授官於朝堂禮謝並不須候假開國朝舊制凡命都督刺史皆臨軒冊拜特示恩禮近歲雖不冊拜而牧守受命之後皆便殿口對賜衣蓋以

親人

唐諱民字改曰人

之官恩禮不可廢也時宰相李吉甫之舅

裴復新除河南少尹求速之任適遇寒食假吉甫特奏請遂兼刺史同有是命非舊典也今日則名爲陞辭而不得一見天顏堂廉內外之分益爲邈絕

漢令長

漢時令長於太守雖稱屬吏然往往能自行其意不爲上官所奪如蕭育爲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欲爲左右言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遂趨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爲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屬掾吏數百人拜謁車下陶謙爲舒令太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意殊親之而謙耻爲之屈嘗舞屬謙謙不爲起固強之乃舞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謙曰不可轉轉則勝人如此事在今日卽同列所難堪而昔人以行之上官漢時長吏之能自樹立可見於此矣

宋史司馬池傳授永寧主簿與令相惡池以公事謁令令南向倨坐不起池挽令西向偶坐論事不爲少屈

京官必用守令

通典言晉制不經宰縣不得入爲臺郎魏肅宗時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爲郡縣選舉繇來其輕宜改其弊分郡縣爲三等三載黜陟有稱職者方補京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唐張九齡言於玄宗曰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致理之本莫若重守令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從之

詔三省侍郎缺擇嘗任刺史者郎官缺擇嘗任縣令者宜

宗大中改元制曰古者郎官出宰郡守入相所以重親人之官急爲政之本自澆風久扇此道寢消頡頏清塗便臻顯貴治人之術未嘗經心欲使究百姓艱危通天下利病不可得也軒墀近臣蓋備顧問如不知人疾苦何以膺朕眷求今後諫議大夫給書中中書舍人未曾任刺史縣令者宰臣不得擬議宋孝宗時臣僚言吏事必歷而後知人才必試而後見爲縣令者必爲丞簿爲郡守者必爲通判爲監司者必爲郡守皆有差等未歷親民不宜驟擢因定知縣以三年爲任非經兩任不除監察御史此開元乾道之吏治所以獨高於近代也明代綸扉之地必取詞林名在丙科始分銅墨於是字人之職輕而簿書錢穀之司一

歸之俗吏矣漢諺有云取官漫漫怨死者半

風俗通

而宋神

宗嘗謂宰臣曰朕思祖宗以百戰得天下今以州郡付之庸人常切痛心後之人君其以斯言書之坐右乎

貞觀初馬周上言古者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繇二千石高第入爲宰相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勲臣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殺身力彊者入爲中郎將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繇於此夫以太宗之政而馬周猶有此言則知重內輕外自古之所同患人主苟欲親民必先親牧民之官而後太平之

宗室

漢唐之制皆以宗親與庶姓參用入爲宰輔出居牧伯者無代不有漢孝昭始元二年以宗室無在位者舉茂才劉辟彊劉長樂皆爲光祿大夫辟彊守長樂衛尉孝平元始元年詔宗室爲吏舉廉佐史補四百石師古曰言宗室爲從本秩而依廉吏選之爲佐史者例補四百石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五月辛丑命有司選宗子有才者宗正薦四從叔前奉天令知正四從叔前祁縣令志遠五從弟雒陽尉遇六從弟酸棗丞良五從弟武進尉朏五從姪鄭縣尉瞻五從姪前宋州參軍承嗣皆授臺省官及法官京縣官詔曰至公之用本無偏黨惟善所在豈隔親疏四從叔知正等咸有才名見推公

族秉惟清之操兼致遠之資朕每慮同盟不勤于德常縣
右職以勸其從先委宗卿精爲內舉量能考行歷在踰時
名數則多升聞益寡光膺是選諒在得人固可擢以清要
遷于臺門將觀志於七子冀藉名於八人書不云乎九族
旣睦平章百姓凡今懿戚可不愾與違道漫常義無私於
王法修身效節恩豈薄於他人期於帥先勵我風俗深宜
自勉以副明言天寶三年正月詔皇五等以下親及九廟

子孫有材學政理委宗正寺揀擇聞薦

憲宗元和二年詔畧同

德宗

貞元二年八月以睦王府長史嗣虢王則之爲左金吾大
將軍謂宰臣曰朕不欲獨用外戚故選宗室子有才行者
獎拔之昭宗乾寧二年六月丁亥朔以京兆尹嗣薛王知

柔兼戶部尚書判度支兼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制曰支時
牢籠之務弛張經制之宜當擇通才俾繼成績僉曰叔父

膺予簡求匪私吾宗示張王室故終唐之世有宰相十一

人鄒王房有林甫回鄭王房有程石福小鄭王房有勉夷
簡宗閔恒山王房有適之吳王房有峴惠宣太子房有

知而舊史贊之曰我宗之英曰臯嗣曹與勉宋子京以爲

周唐任人不疑得親親用賢之道惟本朝不立此格於是

爲宗屬者大抵皆溺於富貴妄自驕矜不知禮義至其貧

者則游手逐食靡事不爲名曰天枝實爲棄物宋時凡宗
室之不肖

者俗呼爲
潑撒太尉曹叜所謂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或比

國數人或兄弟竝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六
代

論正有明當日之事也崇禎時始行換授之法而教之無

素舉之無術未見有卓然樹一官之績者三百年來當國

大臣皆畏避而不敢言至天子獨斷行之而已晚矣然則

親賢竝用古人之所以有國長世者後王其可不鑒乎正統

十四年也先犯京師詔諸王率兵勤王已而寇退詔止之大理寺丞薛瑄奏宜擇諸王最賢者二三人召來參預大

議匡輔聖明
帝曰不必召

光武中興實賴諸劉之力乃卽位已後但有續封之典而

無舉賢之詔明章已下恩澤教訓徒先於四姓小侯明帝紀永

平九年爲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註
四姓樊氏郭氏陰氏馬氏其子弟號曰小侯而不聞加意

於宗屬者然而親疎竝用猶法西京故靈獻之世荆表益

焉各專方鎮而昭烈乘之以稱帝于蜀若顛本之有由藥

其與宋之二王航海奔亡一敗而不振者不可同年而語

矣

唐末屯田郎中李衢作皇室維城錄其有感于宗枝之不

振乎

史言自立宗以後諸王不出閣不分房蓋自承王璿舉兵而人主疏忌其兄弟矣

使得自樹

功名如曹王皐者三五人參錯天下爲牧帥亦何至大盜覆都囂臣問鼎而十六宅諸王並殲於逆豎之手也

明宗室自天啓二年開科得進士一人朱慎荃列名奄案

爲宗人羞此不教不學之所致也崇禎中得進士十二人

惟朱統錦起家庶吉士官至南京國子監祭酒而其始館

選時尚有以宗生爲疑吏部尚書王永光曰旣可以中翰

卽可以庶常遂取之其他換授甚多然當板蕩之際才畧

無聞

張邦基墨莊漫錄言國朝宗室例除環衛裕陵始以非祖

免補外官繼有登科者

五襍俎宋時宗室散處各郡縣入籍應試在京師者別為玉牒所籍

至紹興十一年從程克俊言以所考合格宗室附正奏名殿試其後襍進諸科與寒素等而宦績相業亦相望不絕

然未有為侍從宣和五年始除子崧徽猷閣待制繼而

子洎亦除八年又除子櫟乃靖康之變已不旋踵有明之

事與宋一轍

昔後魏元志為雒陽令不避疆禦孝文帝謂邢辯曰此兒

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鏤自雕辯曰露竹霜條故多勁節非

鸞則鳳其在本枝也人主之宗屬豈必無才能優於庶姓

者哉

閔管蔡之失道而作棠棣之詩以親其兄弟此周之所以

興懲吳楚七國之變而抑損諸侯至於中外殫微本末俱

弱此西漢之所以亡也

宋沈懷文諫孝武曰陛下既明管蔡之誅顧崇唐衛之寄深得富辰

諫士

夫惟聖人以至公之心處親疎之際故有國長久而

天下蒙其福矣

金史密國公璿世宗子越王永功之子也天興初國事危

急曹王出質璿已臥疾求入見哀宗於隆德殿上問叔父

欲何言璿奏曰聞訛可

曹王名

欲出議和訛可年幼恐不能

辨大事臣請副之或代其行上慰之曰南渡後

宣宗遷汴國家

比承平時有何奉養然叔父亦未嘗沾溉無事則置之冷

地無所顧藉有急則投之不測叔父盡忠固可天下其謂

朕何叔父休矣於是君臣相顧泣下哀宗雖亡國之君而

其言有足悲者章宗防制刻削兄弟而其禍卒至於此豈非後王之永鑒哉

自古帝王爲治之道莫先於親親而有明之待親王及其宗屬也則位重而愈疏祿多而愈貧誠有如漢哀帝時杜業上言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者英宗實錄載景泰三年七月甲辰陝西布政司言秦愨王子故庶人尚焮男女十人皆未有室家請如詔于軍民之家自擇昏配從之時其長女年四十長子年三十六矣此去開國八九十年太祖之曾孫而怨曠之感不得上聞已如此又況數傳而下者乎於是請名請昏無不有費而不副其意卽部中爲

宋史趙希躍傳宗姓多貧而始生有訓名爲人後有過禮
吏受賕無藝莫敢自陳雲麓漫鈔言宗籍凡袒免親以上
皆賜名乃有寓不典之言及取怪僻字樣以爲戲笑明代
之弊同此

宗室之子固鮮修飭而朝臣視之若非其同類者唐書言
德宗初政諸王有官者皆令出閣就班岳陽等一十縣主
在諸王院久而未適人者悉命以禮出降二百年來無有
以建中故事爲朝廷告者崇禎中唐王作書述閣老于文
定之言曰唐玄宗十王宅百孫院皆在京師凡有所請皆
賂韓虢而後得憲宗時諸王久不出閣亦必厚賂宦官始
得所請彼以宗室近屬且聚居都邑猶不免於夤緣況以

千里外之藩封二百年之支屬有不結納左右以爲倚託
哉嗚呼文定之言結納左右而得請猶未褻也今之懇乞
下僚卑吏胥不如是則終不得請不愈甚乎又曰漢臣
之言曰有白頭老人教臣言嗚呼余繼之矣夫一夫吁嗟
王道爲虧今且窮閭鄙屋猶得被雲雨之施而耳目之所
不及恩澤之所不周未有甚於皇族者杖杜作而首微角
弓刺而周替可以爲後王之殷鑒矣

藩鎮

明代之患大畧與宋同岳飛說張所曰國家都汴恃河北
以爲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
救金人不敢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文天祥言本

朝愆五季之亂削除藩鎮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
以寢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今宜分
境內爲四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
退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
其中則敵不難却也嗚呼世言唐亡於藩鎮而中葉以降
其不遂并於吐蕃回紇滅於黃巢者未必非藩鎮之力宋
至靖康而始立四道金至興元而始建九公不已晚乎

尹源唐說曰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疆此未極於理夫
弱唐者諸侯也唐旣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燕趙
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
恃唐爲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唐雖病之亦

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爲亂者不能遂其
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姦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
始遂其僭而終敗亡田悅叛於前武俊順於後也憲宗討
蜀平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
田氏稟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正三鎮
絕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姦臣逆子專國
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
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
以王室爲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
王鎔請盟於是河北之事去矣梁人舉而代唐有國諸
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亂

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溫據趙燕疆相均地相屬其勢
宜莫敢先動況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霸於
一方爾安能疆禪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疆也唐之
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諸侯疆則分天子之勢子何議
之過乎曰秦隋之勢無分於諸侯而亡速於唐何如哉
不獨此也契丹入大梁而不能有者亦以藩鎮之勢重也
王應麟曰郡縣削弱則戎翟之禍烈矣

宋史劉平爲鄜延路副總管上言五代之末中國多事惟
制西戎爲得之中國未嘗遣一騎一卒遠屯塞上但任土
豪爲衆所服者封以州邑征賦所入足以贍兵養士由是
無邊鄙之虞太祖定天下懲唐末藩鎮之盛削其兵柄收

其賦入自節度以下第坐給俸祿或方面有警則總師出
討事已則兵歸宿衛將還本鎮彼邊方世襲宜異於此而
誤以朔方李夔興靈武馮繼業一切亦徙內地自此靈夏
御中國戍守千里饋糧兵民竝困矣宋初之事折氏襲而
府州存繼捧朝而夏州失一得一失足以爲後人之鑑也
賈昌朝爲御史中丞請陝西緣邊諸路守臣皆帶安撫蕃
部之名擇其族大有勞者爲首帥如河東折氏之比庶可
以爲藩籬之固

路史封建後論曰天下之枉未足以害理而矯枉之枉常
深天下之弊未足以害事而救弊之弊常大方至和之二
年范蜀公爲諫院建言恩州自皇祐五年秋至去年冬知

州者凡七換河北諸州大率如是欲望兵馬練習安可得也伏見雄州馬懷德恩州劉渙冀州王德恭皆材勇智慮可責辦治乞令久任然事勢非昔今不從其大而徒舉三二州爲之以一簣障江河猶無益也請以昔者河東之折靈武之李與夫馮暉楊重勛之事言之馮暉節度霸武而重勛世有新秦藩屏西北他日暉卒太祖乃徙其子馮翊而以近鎮付重勛於是二方始費朝廷經畧折李二姓自五代來世有其地二寇畏之太祖於是俾其世襲每謂邊寇內入非世襲不克守世襲則其子孫久遠家物勢必愛吝分外爲防設或叛渙自可理討縱其反噬原陝一帥禦之足矣况復朝廷恩信不爽奚自而弛斯則聖人之深謀

有國之極算固非流俗淺近者之所知也厥後議臣遽以世襲不便折氏則以河東之功姑令仍世而李氏遂移陝西因茲遂失靈夏國之與郡其事固相懸矣議者以太祖之懲五季而解諸將兵權爲封建之不可復愚竊以爲不然夫太祖之不封建特不隆封建之名而封建之實固已默圖而陰用之矣李漢超齊州防禦監關南兵馬凡十七年敵人不敢窺邊郭進以洛州防禦守西山巡檢累二十年賀惟忠守易李謙溥刺隰姚內斌知慶皆十餘載韓令坤鎮常山馬仁珪守瀛王彥昇居原趙贊處延董遵誨屯環武守琦戍晉何繼筠牧棣若張美之守滄景咸累其任管權之利賈易之權悉以畀之又使得自誘募驍勇以爲

及遣往甘肅巡視者洪熙中始有守備南京者正統中始
有率兵討賊防邊及各省鎮守者景泰初始有分坐十營
或稱監鎗者然仍聽尚書于謙等節制至正德中邊關始
置內監且令提督禁兵內操分坐勇士四衛軍營益非祖
宗之舊矣他如監工監器會同審錄蘇杭織造權稅開礦
之遣皆利少害多亦旋設旋止操縱在握一時暫託權宜
而事任遞遷易世每多釐正惟世宗肅皇帝毅然裁革獨
斷於先我皇上翦除逆璫媲美於後總之稟成於高皇帝
訓諭內臣母豫政事外臣母行交結工語足括千古治亂
之源矣臣等伏讀寶訓深邇詒謀不使有功自無竊柄之
患嘗令畏法實杜亂政之階故委腹心則威福移寄耳目

則羅織啓遵典章則職守自恪嚴內外則侵越不生此實鑒古酌今可以無敝而神孫聖祖於焉一揆者也謹遵聖諭備察舊章將各監局職掌著爲令甲可考見者臚列上呈恭候聖明裁奪得旨申飭

奄人之有祠堂自英宗之賜正振始也至魏忠賢則生而賜祠且徧于天下矣故聖人戒乎作俑

禁自宮

實錄成化元年七月丁巳直隸魏縣民李堂等十一名自宮以求進命執送錦衣衛獄罪之發南海子種菜祖宗以來凡闕割火者必俘獲之奴或罪極當死者出其死而生之蓋重絕人之世不忍以無罪之民受古肉刑也景泰以

救弊之道在乎從宜疾若轉規不可膠柱今江淮諸州大
患有三城池墮圯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不服習三也望
陛下特紆宸斷許江淮諸郡酌民戶衆寡城池大小竝置
守捉軍士多不過五百人閱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壁繕完
甲冑則郡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免剽掠之虞矣嗚呼人徒
見藝祖罷節度爲宋百年之利而不知奪州縣之兵與財
其害至於數百年而未已也陸士衡所謂一夫從橫而城
池自夷豈非崇禎末年之事乎

輔郡

崇禎二年三月兵部侍郎申用懋上疏請以昌平通易霸
四州爲四輔宿重兵以衛京師奉旨嘉納下部議覆事不

果行魏書言靈太后時四中郎將兵寡弱任城王澄奏宜
以東中帶滎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恒農郡北中帶
河內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居之配以強兵則深根固本之
計也靈太后將從之以議者不同而止及爾朱榮至河陰
遂無一兵拒敵亦已事之明驗矣

金都大梁貞祐四年元兵取潼關次嵩汝間御史臺言兵
踰滎澠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
城索戰但以游騎遮絕道路而分兵攻擊州縣是亦圍京

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爲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元史

太祖八年分兵三道伐金河北郡縣盡拔唯中都
通順真定清沃大名東平德鄆海州十一城不下此臣等

所爲寒心也不攻京師而縱其別攻州縣是猶火在腹心

撥置於手足之上均一身也願陛下察之契丹後改大祖

將攻幽州其后迷律氏指帳前樹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

曰不可后曰幽州之有土有民亦猶是爾吾以三千騎掠

其四野不過數年困而歸我矣赫連勃勃稱帝諸將勸造

創士衆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諸將用命關中未可圖也

我今專固城彼必并力於我衆非其敵亡可立待不如

以驍騎風馳出其不意投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

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爲我有待

典既死嗣子孱弱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古人用兵之智多有出此夫踰山絕河深入二三

千里至於淮岱之間此不啻幽州之四野大梁之西郊也

而謀國之臣竟無一策以禦其來而擊其去此則郡縣之

守不足恃而調接之兵不足用也明矣詩曰無俾城壞無

邊縣

宋元祐八年知定州蘇軾言漢鼂錯與文帝盡備邊策不
過二事其一曰徙遠方以實廣虛其二曰制邊縣以備敵
國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
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資
武藝衆所服者爲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
劍而樵出入山坡飲食長技與北敵同私立賞罰嚴於官
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透漏北賊及木土強盜不獲其
當番人皆有重罰遇有警急擊鼓集衆頃刻可致千人噐
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敵甚畏之
先朝名臣帥定州者如韓琦龐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

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今雖名目具存責其實用不逮往日欲乞朝廷立法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懲勸奏凡兩上皆不報此宋時弓箭社之法雖承平廢弛而靖康之變河北忠義多出於此有國家者能於閒暇之時而爲此寓兵於農之計可不至如崇禎之末課責有司以修練儲備之紛紛矣

宦官

漢和熹鄧后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秦符堅選奄人及女隸有聰識者置博士授經若夫巷伯能詩列于小雅史游急就著在藝文古固有之而不限其人也我太祖深懲前代宦寺之弊命內官不許識字永樂

以後此令不行宣德中乃有內書堂之設

實錄宣德元年七月以劉珪爲

行在翰林院修撰專授小內使書四年十月命行在禮部

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陳山專授小內使書實錄言山

爲人寡學急利而昧大體上薄之其致仕歸恩

禮一無所及則其授小內使書亦賤者之事也昔隋蔡允

恭爲起居舍人帝遣教官人允恭耻之數稱疾未賈昌期

爲侍講以編修資善堂書籍爲名而實教授內侍諫官吳

育奏罷之以宣廟之納諫求言而廷臣未有論及此者馴

致秉筆之奄其尊伴於內閣而大權旁落不可復收得非

內書堂階之厲乎

英廟升選典樞局承王倫以老事東宮希圖柄用而翰林侍讀學士錢溥以

嘗奉命教內書館倫受學焉遂內外交錯以謀入閣已而

敢露得罪倫造溥家執弟子禮坐溥上坐飲至脯而去

周禮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內監倍寺人之數當時替御之

宦皆是士人而婦寺之權衰矣唐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

品官以內侍爲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禦延兩
埽除稟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
玄宗時宮嬪大率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玄宗始置內侍
省監二員秩三品以高力士袁思藝爲之是知宦官之盛繇於宮嬪之多而人
主欲不近刑人則當以遠色爲本

王元美筆記曰高帝時中人不得預外事見公侯大臣叩

首惟謹

宋濂大明日曆序言后妃居中不預一髮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

事掃除之役其家法之嚴五也至永樂初狗兒諸奄稍稍見馬上之績後

以倦勤朝事漸寄筆札久乃稱肺腑矣太監鄭和等以奉
命率舟師下海中諸蠻而中人有出使者矣西北大將多
洪武舊人意不能無疑思以腹心叅之而中人有鎮守者

矣王振時上春秋少不日接大臣而中人有票旨徑行者
矣

國史所載永樂五年六月內使李進往山西採天花詐傳
詔旨擅役軍民此卽弄權之漸仁宗卽位凡差出內臣限
十日內盡撤回京其見於詔書者有採寶石採金珠香貨
採鐵黎木而太宗實錄多諱之不書

實錄有十九年十一月辛酉遣內官楊實

二十年十月癸巳遣內官韋喬同御史察勘兩京及天下庫藏出納二事至洪熙元年六月宣

宗卽位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尹崇高奏朝廷近差內官
內使市買諸物每物置局有拘集之擾有供應之煩朝廷
所需甚微民間所費甚大宜皆取回惟令有司買納詔從
之乃猶有如宣德六年十二月乙未所書管事袁瑋徽公

務爲名擅差內官內使陵虐官吏軍民逼取金銀等物以
至磔死而其黨十餘人皆斬者嗚呼作法于涼其敝猶貪
至於萬曆中年礦稅之使旁午四出而藉口於祖宗之成
例則外廷之臣交章爭之而無可如何矣是以武王不泄
邇

中官典兵亦始於永樂仁宗實錄言其肅總兵官都督費
獻不能專斷軍政悉聽中官指使勅責其低眉俛首受制
於人宣宗實錄言交趾左叅政馮貴善用人嘗得土軍五
百人勁勇善戰貴撫育甚厚每率之討賊所嚮成功後爲
中官馬騏奪去貴與賊戰不利遂死之宣德元年三月己
亥勅責中官山壽曰叛賊黎利本一窮蹙小寇若早用心

禽捕如探雀雛爾乃妄執已見再三陳奏惟事招撫以致
養禍遺患及方政等進討爾擁官軍一千餘人坐守又安
不往來策應視其敗衄是則交趾之失實本於中官而仁
宣二宗亦但加之譙責而已王振之專土木之難此非其
漸乎

交趾一事中官之惡實錄不盡書景泰四年吏科給事中
盧祥言臣思永樂年間克平交趾設置郡縣蠻人服從後
因鎮守內臣貪虐致失人心竟亡其地天下至今非議不
已卽此數言可以想見師之上六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豈不信夫

成祖天威遠加無思不服遐密未幾遂棄交趾齊桓首霸

而寺人貂始滿師于多魚春秋已志之矣故始之初六一
陰始生而周公戒之

正統九年正月辛未命成國公朱勇興安伯徐亨都督馬
亮陳懷等統兵出境勦兀良哈三衛勇同太監僧保出喜
峰口亨同太監曹吉祥出界嶺口亮同太監劉永誠出劉
家口懷同太監但信出古北口是時王振擅權乃有此遣
而後遂以爲例至十四年陽和口之戰太監郭敬監軍諸
將悉爲所制師無紀律而宋謙朱冕全軍覆沒矣

景泰元年閏正月乙卯工部辦事吏徐鎮言刑餘之人不
侍君側太祖高皇帝懲漢唐之弊不令預政不令典兵但
使之守門傳命而已邇者姦監王振乘機專政依勢作威

王爵天憲悉出其口生殺予奪任已愛憎又多引同類如郭敬等以爲心腹出監邊事皇上臨御之初乞監前失宦官有叅預朝政及監軍鎮守者悉令還內各守本職如此則宦官無召釁之端國祚有過曆之兆矣事寢不行
六月乙酉陝西蘭縣舉人段堅論宦寺監軍之失

庚子肅府儀衛司餘丁聊讓請禁抑宦寺

三年九月辛卯南京錦衣衛鎮撫司軍匠餘丁蕭敏陳內官苦害軍民十事

天順八年十一月丙寅兩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等言正統末年王振專權使先帝遠播宗社幾危天順年間曹吉祥專權舉兵焚闕欲危宗社今日牛玉專權謀出皇后欺侮

陛下是皆貽笑於四方取議萬世者也臣請自今以後一不許內官與國政二不許外官與內官私相交結三不許內官弟姪在外管事并置立產業自古內官賢長者萬無一人無事之時似爲謹慎一聞國政便作姦欺如聞陛下將用某人也必先賣之以爲己功聞陛下將行某事也必先泄之以張己勢人望日歸威權日重而內官之禍起矣此臣等所以勸陛下不許內臣與聞國政者此也內官侍奉陛下朝夕在側文武大臣不知廉耻者多與之交結有饋以金寶珠玉加之婢媵奴顏者內官便以爲賢朝夕在陛下前稱美之有正大不阿不行私謁者內官便以爲不賢朝夕在陛下前非毀之陛下天縱聖明固不爲惑日加

浸潤未免致疑稱美者驟踰顯位非毀者久屈下僚怨歸
朝廷恩結宦寺而內官之禍起矣臣等所以勸陛下不許
外官與內官交結者此也內官弟姪人等授職任事倚勢
爲非聚姦養惡家人百數貲貨萬餘田連千頃馬繫千匹
內宮因有此家產所以貪婪無厭姦弊多端身雖在內心
實在外內外相通而禍亂所由起矣此臣等所以勸陛下
不許內官弟姪在外管事并置立家產者此也陛下果能
鑒彼三人於既往行此三事於方今則禍亂自然不作災
害自然不生倘或不然則禍起蕭牆變生肘腋異日之患
有不可言者矣然臣等今日之所言乃舉朝廷之所諱臣
等雖愚亦知避禍但受恩朝廷無以爲報官居言路不可

苟容若陛下能行而不疑卽臣等雖死而無悔矣上責嶽

等妄言要譽命吏部俱調州判官

疏章李
鏡筆也

中都之變宦官僨事之前車也不一年而監守之遣四出
以外廷無人甚也平陰之役夙沙衛殿殖綽曰子殿齊師
國之辱也天子以此耻天下之士大夫而士大夫不以爲
耻且羣然攻之廷論雖譁上心弗信及暫撤之而士大夫
又果不足用也於是乎再任宦者而國事已不可爲昔者
唐德宗卽位疎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學入侍薛
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賊敗故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牙
文臣賊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於是
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嗚呼吾不知今日之攻宦官者

果愈於宦官乎內廷既不可用外廷亦遂無人而國事又將誰屬乎至於昭王歎息思良將之已亡武帝咨嗟慮名臣之欲盡而燎原靡撲過涉終亡可爲痛哭者矣是以人材非一世之所能成古先王於多難之時而得賢臣之助者以其養之豫而儲之廣也傳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夫有天下而爲子孫之慮者則必在於人才矣金史完顏訛可傳劉祁曰金人南渡之後近侍之權尤重蓋宣宗喜用其人以爲耳目伺察百官故奉御輩採訪民間號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卽入奏之上因責臺官漏泄皆抵罪又方面之柄雖委將帥又差一奉御在軍中號曰監戰每臨機應變多爲所牽制遇敵輒先奔故師多喪敗

哀宗因之不改終至亡國論曰夫以替御治軍既掣之用

又信其讒以殺人失政凋矣唐之亡坐以近侍監軍金階

其轍哀哉

金時近侍非宦豎也以世貴或吏員爲之見斜邪愛實傳

崇禎十四年十二月戊午上諭禮部并在內各監局等衙

門官常典制內外攸分本職之外豈宜侵越我太祖高皇

帝酌古式今獨嚴近習之防勅內官毋預外事一時朝政

清明法紀整肅拔本澄源意甚深遠朕鑒後追前凜持祖

訓自今神官等監及各司局庫等衙門或典禮繕戒或鳩

工筭鑰或司繕服或辦文書都著勤慎小心料理本等職

業不許違越祖制于預在外政事違者卽以亂政叅拏處

斬仍詳察舊典開列職掌具奏禮部右侍郎蔣德璟疏言

周官內職不滿百人糾禁王宮掌於小宰古聖垂法下戒
將來蓋其慎也

天啓元年四月御史張捷疏言請令中官受考察於禮部定爲五年一舉如京察例

太祖高皇帝實詳監於往代而取衷焉其設內官也監司
局庫各有定員秩不過四品俸不過一石而且糾劾有令
交通有戒豫政典兵有禁謹內外之防杜假竊之漸至尚
論漢唐已事而三致意焉淵哉天訓亘古不易矣雖二十

五年曾遣太監聶慶童往諭陝西河州等衛所番族令其
輸馬以茶給之然往諭屬番於軍民無與且不假事柄亦
暫往卽還終洪武之世無他特遣此所以致清明整肅之
治而開萬世太平之基也乃若列聖繼承官府之大防無
改而時事偶異中外之任使間聞永樂中始有遣使外國

爪牙軍中之政俱以便宜從事是以二十年間無西北之虞深機密策蓋使人繇之而不知爾胡爲議者不原其故遂以兵爲天子之兵郡不得而有之故自寶元康定以中國勢力而不能充一徧方之元昊靖康寇難長驅百舍直擣梁師蕩然無有藩籬之限卒之橫潰莫或支持繇今日言之奚啻冬水之冰齒嗚呼欲治之君不世出而大臣者每病本務之不知此予所以每咎徵普以爲唐室我朝之不封建皆鄭公韓王之不知以帝王之道責難其主而爲是尋常苟且之治也

黃氏曰抄曰太祖時不過用李漢超輩使自爲之守而邊烽之警不接於廟堂三代以來待戎翟之得未有如我太

祖者也不使守封疆者久任世襲而欲身制萬里如在目
睫天下無是理也

藩鎮既罷而州縣之任處之又不得其方真宗咸平三年
濮州盜夜入城畧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於是知黃州
王禹偁上言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五季亂離各據
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偽天下一家
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撤武備書生領
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十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
旅人名爲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爲疆榦
弱枝之計亦匪得其中道也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
宗杜僭僞覬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救世久則弊生

來乃有自宮以求進者朝廷雖暫罪之而終收以爲用故
近畿之民畏避繇役希覬富貴者倣效成風往往自戕其
身及其子孫日赴禮部投進自是以後日積月累千百成
羣其爲國之蠹害甚矣

史臣劉吉
等之辭

餘冬序錄曰永樂二十二年令凡自宮者以不孝論軍犯

罪及本管頭目總小旗民犯罪及有司里老

實錄永樂十
九年七月丁

卯嚴自宮之禁
犯者皆發充軍成化九年令私自淨身者本身處死家發

邊遠充軍正統十二年天順二年成化九年節經申明以

治五年自淨身者本身并下手人俱處死全家充軍兩鄰

及歇家不舉有司里老容隱者一體治罪其禁止乎未殘

者法甚嚴也永樂二十三年

仁宗
即位

興州左屯衛軍徐翼行

子自宮入爲內監翼奏乞除軍籍上曰爲父當教子爲子當養親爾有子不能教自殘其體背親恩絕人道敗壞風化皆原於爾尚敢希除軍籍邪出其子使代軍役宣德二年令自淨身人軍民各還元伍籍不許投入王府及官勢家藏隱躲避差役若犯本身及匿藏家處死該管總小旗里老鄰佑一體治罪正統元年閏六月時軍民多自宮希進問有以赦而獲免罪者刑部請依舊制不論赦前赦後俱論以不孝重罪從之成化十一年二月順天府永清縣民徐義自宮其幼子以求進詔發充廣西南丹衛軍妻及幼子皆隨往十五年淨身人令巡城御史錦衣衛督遂回籍弘治元年令錦衣衛拘送順天府遞發元管官司點聞

知在不許容縱十三年令先年淨身人曾經發遣不候收取私自來京圖謀進用者問發邊遠充軍其戒約於已殘者法亦非不至也而貂璫滿朝金玉塞塗至今日而益盛然則法果行乎

宋仁宗未有繼嗣太常博士吳及上言古之明王重絕人之世今宦官之家競求他子勦絕人理以希爵命童幼何罪陷於刀鋸有因而天死者夫有疾而天治世所矜況無疾乎有罪而宮前王不忍況無罪乎臣聞漢永平之際中常侍四員小黃門十人爾唐太宗定制無得踰百員今以祖宗時較之當日宦官幾何人今幾何人臣愚以爲胎卵刳傷鳳凰不至繼嗣未育殆繇於此伏願濬發德音詳爲

條禁權罷宦官進獻有擅宮童幼寘以重法若然則天心
必應繼嗣必廣召福祥安宗廟之策無先此者帝異其言
權罷內臣進養子

日知錄卷之九